

城市对外交往活力 指数研究报告

A Research Report on the Vitality
Index of Chinese Citi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系列课题报告
SIIS Task Force Report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系列课题报告
SIIS Task Force Report

城市对外交往活力 指数研究报告

A Research Report on the Vitality Index of
Chinese Citi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城市外交课题组
SIIS Research Team on City Diplomacy

2015年7月
July, 2015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系列课题报告 201502 号
SIIS Task Force Report 2015 no.2
2015 年 7 月
July 2015

© 本报告版权属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本报告仅代表课题组成员个人观点。

Copyright © 2015 by the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publication are the sole responsibility of the authors.

对国内 46 个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排名分析

城市	排名	城市	排名
北京	1	南宁	24
上海	2	长春	25
广州	3	威海	26
武汉	4	福州	27
重庆	5	呼和浩特	28
杭州	6	合肥	29
天津	7	南昌	30
成都	8	石家庄	31
青岛	9	乌鲁木齐	32
深圳	10	郑州	33
西安	11	太原	34
昆明	12	珠海	35
大连	13	银川	36
南京	14	南通	37
厦门	15	拉萨	38
哈尔滨	16	汕头	39
宁波	17	贵阳	40
沈阳	18	湛江	41
济南	19	北海	42
烟台	20	兰州	43
海口	21	连云港	44
长沙	22	秦皇岛	45
温州	23	西宁	46

目录

序	1
课题组成员	3
内容提要	4
Summary	6
正文	10

序

中国城市外交的展开伴随着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升级，目前已经呈现出合作领域宽广、方式内容多样、制度化程度较高等特点。就合作领域而言，主要体现在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经济合作上；就方式内容而言，包括缔结友好城市、城市领导人互访、参与国际组织事务、展开城市公共外交等；就制度化程度而言，包括许多地方相继成立了城市外交协会。2014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的讲话中强调“要推进民间外交、城市外交、公共外交，大力开展国际友好城市工作，促进中外地方政府交流，推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这代表了“城市外交”概念在中国的确立，同时为新时期中国城市外交指明了今后的前进方向和工作任务。基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以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所为核心，就城市外交方面的课题开展专题研究。

总体上看，本课题组提出的城市外交研究模式可归纳为“4个支柱+1个指标体系+若干建议”三个步骤，力争摒弃传统城市涉外研究中单向度、静态的缺陷，以实现动态、系统的纽带城市外交力研究。其中，“四个支柱”概念分别是：（1）城市外交身份；（2）城市外交的领导—外交决策机制、中央与地方外交的协调机制；（3）城市外交议题；（4）城市外交的途径。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署、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机构的支持下，课题组在过去一年中对国内相关国际组织、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进行了走访调研，对与国际城市外交相关的纸质版和电子文献资料、相关网站信息、数据资料及研究报告进行了收集和梳

理，在充分听取国内外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是指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交往的深度和广度”这一核心概念，建立了中国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研究框架，并在此形成了《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研究报告》。报告以此指数分析了中国主要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情况，对相关中国城市对外交往活力的指标数据进行模型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城市外交的若干政策建议。

本报告是我院应用创新课题的系列成果之一，反映了我院研究团队对城市外交研究的最新探索。调研期间，课题组得到了国内外众多学术机构、国际组织以及中国有关政府机构的大力支持。我想没有它们的参与，课题组很难短期内完成这份报告。同时，由于城市外交在我国目前仍处于研究的初期，本报告的一些观点及分析还需要在中国城市外交的实践中不断补充完善，希望它的出版能够有助于推动我们对城市外交的理论研究。

是为序。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Handwritten signature of Chen Dongxiao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hree characters: 陈, 东, 晓.

2015年7月20日

课题组
成员

Task Force Members

于宏源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所所长

Yu Hongyuan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SIIS

周亦奇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所成员

Zhou Yiqi Member of the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SIIS

曹嘉涵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所成员

Cao Jiahuan Member of the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SIIS

内容 提要

随着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对外交往模式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型。在 2014 年 5 月“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60 周年纪念活动”中，**习近平主席指出：“更好推进民间外交、城市外交、公共外交，大力开展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工作，促进中外地方政府交流，推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城市的对外交往也逐步从过去的幕后走向台前，成为中国对外交流中的新常态。在此基础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课题组发布中国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并以此指数分析了中国 46 个城市的对外交往情况，对于中国各城市评估自身对外交往情况以及未来更好地开展城市外交具有一定理论意义。

课题组研究认为，城市对外交往的活力表现在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交往的深度、广度上，人参与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及互动行为又是城市对外交往活力的关键因素。因此，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标体系中一级指标围绕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大领域对外交往活力展开，而二级指标则着重考察体现人参与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及互动行为的指标。衡量城市社会领域对外交往活力的二级指标由外籍人员居民人数、国际航班数、国际会议数、国际会展数以及城市居民持有护照数组成；衡量文化交往活力的二级指标由国际艺术演出数量、市民外文水平、外国口味餐馆数量构成；城市经贸领域交往活力二级指标由进出贸易额、外企数量、合资企业数量、涉外税收和对外直接投资等组成；城市政治交往的二级指标由领馆数量、外国领导人访问数量、国际组织数量和友城数量组成。考虑到数据的获得和可操作性，课题组数据大多在各政府机构官网以及正式出版的报告中获得，并对各城市数据来源进行说明。

根据对 46 个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的分析，其排名结果按照四类指标权重相等的计算方法得出，在选取的 46 个城市中，综合排名前十位是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杭州、天津、成都、青岛、深圳。课题组还对 46 座城市进行了聚类分析、按地域分析以及区域内各城市比较分析等。在此基础上，课题组提出城市对外交往活力与城市发展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并指出子区域中的城市对外活力指数呈现出中心突出、差异悬殊、各有特色的特征，还强调中国城市对外交往活力东西差距大，南北差距小。最后，课题组分别在四大领域对中国城市对外交往活力建设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Summary

With growing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attern of China has been transformed dramatically. In May 2014, at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Conference celebrat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President Xi Jinping pointed out that "(we should) promote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city diplomacy and public diplomacy, take efforts to develop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cities and China,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and promote share of public resources, complementary of advantages as well as cooperation for a win-win resul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of Chinese cities is now paid more attention to and has become a new normality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new situation, the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has published the vitality index of Chinese citi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ccordingly, it analyzes the situation of 46 cities in China, which has theoretical inspiration for Chinese cities to assess thei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better carry out city diplomacy in the future.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vitality of a city'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manifests itself in the depth and range of the exchange in economics,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nd it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participation of individuals in politics, society, economics and culture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Therefore the first-tier indicator has developed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vitality of politics, economics, culture and socie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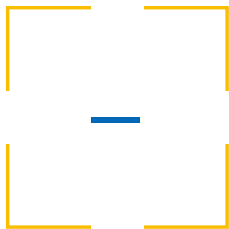
meanwhile the second-tier indicator emphasizes the participation of individuals in politics, society, economics and culture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The second-tier indicator in society includes the number of foreigners living there, of international flight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f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as well as of the passports held by the citizens. The second-tier indicator in culture is constituted by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art performances, English proficiency of the citizens and the number of restaurants with foreign taste. The second-tier indicator in trade is constituted by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art performances, English level of the citizens and the number of restaurants with foreign taste. The second-tier indicator in politics contains the number of foreign consulates, of the visits by foreign leaders and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s well as of friend cities. Taken the accessibility and analysis operability of statistics into consideration, our research team has collected data from the official websites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ir official reports, and the source of the statistics has been explained in the report.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vitality indicator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46 cities, the final ranking is based on the equal weight of the four indicators. Among the 46 cities, the top ten cities in comprehensive ranking are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Wuhan, Chongqing, Hangzhou, Tianjin, Chengdu, Qingdao and Shenzhen. The research team has also analyzed them in cluster analysis, geo-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very city in the region, etc. Based on it, the team finds out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vitality and city development. It also finds tha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vitality index in sub-regions is characterized by a prominent leading city and other sharply different but distinctive cities. There also exists a wide gap between cities in eastern China and western China, as well as a relatively small gap between cities in south China and north China in terms of the vitality index. Ultimately, the team offers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vitality of Chinese cities in four aspects respectively.

对国内 46 个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排名分析			
城市	排名	城市	排名
北京	1	南宁	24
上海	2	长春	25
广州	3	威海	26
武汉	4	福州	27
重庆	5	呼和浩特	28
杭州	6	合肥	29
天津	7	南昌	30
成都	8	石家庄	31
青岛	9	乌鲁木齐	32
深圳	10	郑州	33
西安	11	太原	34
昆明	12	珠海	35
大连	13	银川	36
南京	14	南通	37
厦门	15	拉萨	38
哈尔滨	16	汕头	39
宁波	17	贵阳	40
沈阳	18	湛江	41
济南	19	北海	42
烟台	20	兰州	43
海口	21	连云港	44
长沙	22	秦皇岛	45
温州	23	西宁	46

随着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对外交往模式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型。这一转型的特征可体现为对外交往行为主体正逐步地从国家单一行为体向国家社会多元行为体转变，对外交往维度从单纯的政治外交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多重维度转变。在这一进程中，城市的对外交往也逐步从过去的幕后走向前台，成为中国对外交流中的新常态，也成为了影响中国与世界整体互动的关键变量。在 2014 年 5 月“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60 周年纪念活动”中，**习近平主席指出：“更好推进民间外交、城市外交、公共外交，大力开展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工作，促进中外地方政府交流，推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所谓格物方能致知，深入理解中国城市与世界的对外交往，对中国城市对外交往现状把握无疑是一切研究开展的前提与基础。而在城市对外交流日益复杂多元的当下，单纯的概念和对城市对外交往的简单质性描述无疑与城市对外交往的研究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城市对外交流的研究急需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协助，从而产生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和精确性的研究成果。

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既是城市一系列活动最后产生的效应，也是城市对外交往产生的结果。中国城市正在全球城市网络中不断升级和延伸自己的功能。与已经发展成熟的国际大都市相比，中国城市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还在不断演进中。城市的对外交往活力体现在社会、文化、经贸及政治四个领域。城市在社会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体现在外籍人士居民数量、国际航班数、国际会议数、国际会展数以及城市居民持有护照数等方面；城市在文化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体现在国际艺术演出数量、市民外文水平、外国餐馆数量等方面；城市在经贸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体现在进出口贸易额、外资企业数量、合资企业数量、涉外税收、对外直接投资等方面；城市在政治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体现在外国政要来访人次、领事馆数量、国际组织数量、国际友城数量等方面。因此，为了进一步地丰富发展城市对外交往研究的科学内涵，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坚实的现实和方法论基础，本研究以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为基础，使用新的测量方式，构建出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并以此指数分析了中国数十个主要城市的对外交往情况，为下一步深入的研究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城市对外交往理论

(一)

城市外交 的定义

学界对城市对外交往行为的研究和实践存在理论空白。这一空白的体现就在于城市外交定义的多元性上。城市的对外交往实践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根据吉登斯对城市外交的定义，城市外交是“以地方政府为主体，在一国宪政框架下进行的旨在促进国家和地方多元化对外交往活动”。¹按照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的解释，城市外交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和过程，通过这种制度和过程，城市与国际体系中的其他行为主体发生联系，并从领域上分为安全、发展、经济、文化、网络和代表六个方面。国内学者王婕也认为城市外交最突出的特征是“与国家总体外交的多样与统一”。从实践上看，谷宁等认为城市建立友好城市是城市参与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参与“低政治”领域的外交事务。²在交往领域上，城市的交往涵盖了经贸、文化、旅游、教育、医疗等各个方面。总体上看，对城市外交的研究停留在个别城市如何做好地方外事工作的技术性层面的探讨上。《城市外交：理论争辩与实践特点》一文将城市外交定义为：城市外交指城市配合国家总体外交，在中央政府的授权和政策指导下参与国际交往的活动³。《城市外交：探寻全球都市的外交角色》一文认为：城市外交是在中央政府的授权和指导下，某一具有合法身份和代表能力的城市当局及其附属机构，为执行一国对外政策和谋求城市安全、繁荣和价值等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官方和非官方机构围绕非主权事务所开展的制度化的沟通活动。该文认为城市外交的主体是“由地方社区选举产生并对地方社区提供公共服务的合法而负责的城市当局，包括民选官员和行政长官”；城市外交的目的是“城市外交除了执行对外政策外，还寻求管理多样化的国际利益、提升社会团结、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等目的”；城市外交的内容是“城市外交不能私自

1 安东尼·吉登斯，周云红译，《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 谷宁，《浅议海口市城市外交》，《新东方》，2012年06期。

3 熊炜、王婕：《城市外交：理论争辩与实践特点》，载《公共外交季刊》2013年第1期，第14页。

卷入主权性事务，只能开展非主权性事务的交往，诸如促进出口、吸引外资、促销旅游、贸易推广、文化交流、社会管理、环保政策等”；城市外交的形式是“以沟通信息、寻求合作、建立信任为落脚点”。¹

《城市外交：城市在国际政治中作用的增强》一文将城市外交定义为：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或地方政府组织为代表自身及其对彼此的利益，在国际政治舞台与其他行为体建立关系的制度和过程。文章认为城市外交的目的是为城市自身利益服务。该文认为影响城市外交的五种因素：城市能够加以运用的资源，城市的自治程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的关系，城市在国家中的地理位置，城市具有的国际联系。文章还论述了城市外交发挥作用的六个维度：国际安全、国际发展、经济、文化、国际合作及在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性。²

《城市外交：地方政府在冲突预防、和平建立和冲突后重建中的作用》将城市外交定义为地方政府实施的有助于冲突预防、和平构建及战后重建的所有行动。³2008年马拉加地方和区域当局议会第14次会议采用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对城市外交的定义，认为城市外交是当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促进社会凝聚、预防冲突和战后重建的工具，以创建一个稳定的环境为目的，让市民能够共同生活在和平、民主及繁荣中。该文件认为城市外交可被视为城市角色自然进化的产物，城市是国际社会的成员，共享民主、法治和人权等价值观念。城市外交的创举表明城市能在稳定国际社会、促进及发展和平及市民社会发展中做出独特的贡献。在某些方面，城市外交的发展动力来自于欧洲爆发的冲突，各国中央政府、东欧和巴尔干快速民主化的挑战。⁴国外对城市外交的界定强调城市外交是城市作为非国家行为体追求自身利益而进行对外交往的主动行为。城市外交行为不仅发生在经济、社会及文化等传统领域，还能够在安全、发展及全球治理等领域发挥自身作用。对城市外交的界定也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城市外交只包括冲突预防、和平构建及战后重建等行为。

1 赵可金、陈维：《城市外交：探寻全球都市的外交角色》，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6期，第69页。

2 Rogier van der Pluijm and Jan Melissen, *City Diplomacy: The Expanding Role of Cit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lingendael Diplomacy Papers No.10, 2007.

3 Arne Musch ed., *City Diplomacy: 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conflict prevention, peace-building and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VNG International, 2008.

4 The Congress of local and regional authorities, 14th SESSION, Malaga, <http://www.docin.com/p-602910748.html>, (访问日期：2014年11月20日)

很多学者对“国际关系中的城市行为体”开始关注，并从国内城市的国际交往模式，延伸到关注国外城市参与国际事务不断扩权的趋势。如香港中文大学沈旭辉对东京都骑劫中央政府、大阪府影响中日互动等地方自治延伸到国际事务中的内容有一定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武心波也曾关注日本地方政府“作为次国家行为体频繁而大胆地参与国家外交”，说明国家主义力量在这些国家加速向强势地方政府集结。陈志敏的著作《次国家政府与对外事务》认为次国家政府这个概念比地方政府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可以涵盖所有的地方政府和联邦成员政府。¹之后的国内研究者悉数引用这一定义。的确，次国家政府这个定义没有对国家体制的限制。然而，对于研究对象是单一制国家的城市而言，绝不会出现联邦制中州与中央政府“平行外交”的局面。单一制国家中地方政府的国际交流属于公共外交——虽然行为对象不是代表主权国家的政府，却是主权国家意志的表达。还有国内学者使用“多层外交”、²“城市外交”等概念，明确城市“在国家授权(默许)范围内进行对外交往活动”³。杨勇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城市外交——以广州为个案》一文依托广州这个城市，站在全球化角度对城市外交进行了研究，是对国内特定城市的城市外交进行研究的为数不多的文章。该文建立在现今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关城市历史发展理论研究基础上，以城市开展的不同程度国际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回顾了城市尤以广州为特定研究对象的发展历史，总结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和地方政府的对外交往，剖析了广州城市外交的体制、功能，对研究特定城市的城市对外交往非常具有借鉴意义。⁴谢樱《上海城市外交研究》一文，建立在对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次国家政府、城市外交学说考察的基础上，以城市的国际行为为研究对象来阐述对城市外交概念和作用。再以上海城市对外交往作为特定城市外交案例为依托，剖析上海自开埠以来对外交往的历史发展、特点和作用，进而对上海城市外交发展作相对系统的论述。通过初步研究发现上海在对外事务和国际交往方面的突出点和面临的挑战和不足，提出解决的方案和建议。龚铁鹰《国际关系视野中的城市 - 地位 - 功能及政治走向》一文，首先从历史角度分析了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中的城市，

1 陈志敏：《次国家政府与对外事务》，长征出版社，2001年，第5页。

2 杨勇：“中国多层外交论刍议”，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67页。

3 杨勇：“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城市外交”，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40页。

4 杨勇：《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城市外交——以广州为个案》[D]。暨南大学，2007年。

肯定了当代国际关系中城市地位与城市外交的作用，剖析了城市地位上升的多种因素。最主要的一点，创新性地概括了城市外交的三种形式：包括姐妹城市、城市间的国际组织、以及各国城市对外直接交往。总体来说这篇文章对于城市外交的理论框架分析较为透彻。¹

弗里德曼（Friedmann）在1986年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城市假说。该假说提出了世界城市的7大指标。萨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归纳除了世界城市应该具备的四大特征：（1）高度集中化的世界经济控制中心；（2）金融和特殊服务业的主要所在地；（3）创新生产在内在的主导产业的生产场所；（4）作为产品和创新市场的市场。这些理论在提出之后都逐渐开始关注城市的连接性（connectivity）或者是外向性。约翰·弗里德曼认为城市对在全球体系的节点作用可分为三类：主导的链接、被动的链接、中立的链接。约翰·弗里德曼进一步将其划分出了“全球金融节点”、“多国的节点”、“重要的国家级节点”和“次于国家级的区域性节点”。彼得·泰勒（Peter Taylor）等学者从网络联通性角度探讨不同城市在全球经济中所处的地位，而网络联通性最强的城市也正是众多全球性跨国公司布局其总部或地区总部的城市。尼尔·布内勒（Neil Brenner）指出，城市在全球经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日益彰显，并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单一国家层面的实践。国内也有学者认为世界城市网络和全球政策网络的形成需要城市外交发挥作用，城市外交以城市合作为主要方式，为国际体系提供公共物品，推动深度治理，创新、扩散并深化国际规范。罗思东和陈惠云的《全球城市及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主体功能》²认为城市外交是全球城市所具有的主体功能之一。

（二）

城市外交的特点分类

《国际关系视野中的城市——地位、功能及政治走向》认为城市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又有城市地方特色，在性质上属于半官方外交。城市外交具有从属性、中介性等特点。³

1 龚铁鹰，《国家关系视野中的城市——地位、功能及政治走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08期。

2 罗思东、陈惠云：《全球城市及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主体功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86—95页。

3 龚铁鹰：《国际关系视野中的城市——地位、功能及政治走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8期，第41页。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城市外交——以广州为个案的研究》认为城市进行外交行为从宪政上来说具有非主权性，因为城市的国际行为能力来源于中央政府的授予或默许，并受国家的法律和外交政策的限制；从战略上来说具有补充性，城市的行为必须服从于中央政府的整体外交战略；从权力上来说具有有限性，城市对外交往主要集中于经济、文化和民间范畴；从行为上来说具有中介性，城市不仅代表中央政府在地方行使主权，又负责将本地社会经济行为者的要求传达给中央政府；从职能上来说具有社会性，因为城市总要集中地反映和代表当地社会的利益和要求。¹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认为，城市外交是一种半官方外交，相对于纯民间外交而言，它带有官方色彩；而相对于由中央政府推行的官方外交而言，它又带有接近民间的非官方色彩。城市外交所占据的独特位置，使它能上达中央、下及市民，对国家关系的稳定十分有益。三十年来国际友好城市活动已经发展成为城市外交的主渠道，正对我国地方和城市的建设发挥着积极的影响。²

国内学者对于城市外交的普遍观点可以总结为：城市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组成部分，是进行总体外交的辅助工具，城市对自身经济、社会、文化等利益的追求要服从国家总体外交利益，具有非主权性、从属性等特点。城市外交能否发生或存在的决定因素是其是否符合国家总体外交利益。

(三)

城市外交的 构建和影响

城市外交理论研究如龚铁鹰的《国际关系视野中的城市——地位、功能及政治走向》³，该文论述了研究城市问题的意义，介绍了研究城市问题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两枝世界政治论”，总结了城市外交的三种形式即国际友好城市、城市间国际组织、各国城市对外直接交往，认为城市成为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角色，城市外交将不断获得

1 杨勇：《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城市外交——以广州为个案的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2 陈昊苏：《民间外交论》，http://www.baidu.com/link?url=w6K4mQb1Xc6EU3SjXpGlsuLN1oU137tu8jrkyppQjr4d03BXO-11Rvsg-nooBMGGf4JMdtHSWTFaIS_zpt6TKO82XbiACzG7tJZh6l7QkK，（访问日期：2014年12月24日）。

3 龚铁鹰：《国际关系视野中的城市——地位、功能及政治走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8期，第37—42页。

发展。熊炜和王婕的《城市外交：理论争辩与实践特点》¹，回顾了西方城市外交的历史，界定了城市外交的概念，即城市外交指城市配合国家总体外交，在中央政府的授权和政策指导下参与国际交往的活动；分析了西方外交理论的传统派、新兴派及革新派对城市外交所持的观点，总结了城市外交在实践中呈现出的多样统一、功能实现、多种形式和开拓性强的特点；赵可金、陈维的《城市外交：探寻全球都市的外交角色》²，阐述了城市外交的缘起与发展，划分了城市外交的三个发展阶段，即民间外交阶段、倡议外交阶段、城市外交阶段；提出了城市外交的定义，总结了城市外交的主体特征、目的特征、内容特征及形式特征，论述了自由派、传统派及折中派的城市外交研究。此外，城市外交理论研究成果还有徐琨琳的《回顾国内外城市外交理论研究成果》、王婕的《浅论平行外交兴起的现象及背景》、汤伟的《全球城市网络、新政治空间与多层外交的兴起》等。

次国家政府对外交往研究以陈志敏的《次国家政府与对外事务》³为代表，该书阐述了次国家政府国际行为的理论，探讨了行为背后的动力机制，描述了次国家政府的国际议程及其介入对外事务的渠道，分析了次国家政府对外交对一国外交产生的影响，列举了美国等国家次国家政府进行对外交往的实例，是一本关于次国家政府对外交往内容丰富且富有深度的著作。郭钊的《次国家政府对国家外交的作用研究——以上海市为例》⁴，描述了中国次国家政府外事的特性，分析了影响次国家政府在国家外交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因素，阐述了不同时期上海在国家外交中所处地位的变化，认为应该充分发挥次国家政府在国家整体外交中的地位。叶桂平的《次国家行为体的对外关系研究——以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例》⁵，论述了澳门的对外交往模式，分析了澳门回归后对外关系的成效，探讨了特别行政区的“次主权”、国际法律人格及外交事务和对外事务的区分别问题。

城市外交实践研究的文章如阿尔诺·古铁雷兹·凯慕斯 (Arnao Gutiérrez-

1 熊炜、王婕：《城市外交：理论争辩与实践特点》，《公共外交季刊》2013年第1期，第14—19页。

2 赵可金、陈维：《城市外交：探寻全球都市的外交角色》，《外交评论》2013年第6期，第61—77页。

3 陈志敏：《次国家政府与对外事务》，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

4 郭钊：《次国家政府对国家外交的作用研究——以上海市为例》，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5 叶桂平：《次国家行为体的对外关系研究——以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2期，第118—133页。

Camps) 的《地方行动及全球影响：关于地方分权的城市外交行动》¹，该文以地方政府联合会的地方分权和自治委员会为例，说明巴塞罗那地方政府在国际组织中，对于巩固欧洲地方政府地位及在全世界加强地方政府分权进程中起到的领导作用。该委员会的目的是监管地方分权进程，促进信息交流及能力建设等，并在游说中央政府改变影响地方政府的标准等方面发挥了作用。扎尔格哈尼等的《城市外交，国际关系中城市作为新行为体作用的分析》²，认为城市已成为国际关系中活跃的行为体，在安全、发展及经济等领域发挥变个性作用。米歇尔·阿库托 (Michele Acuto) 的《世界政治的其他方式：伦敦，城市外交和奥运会》³，该文以伦敦在 2012 年夏季奥运会中的安保、策划和管理工作为案例，探讨城市参与国际政治的非传统路径，对于城市的外交角色及体育在城市外交和城市管理中的所起作用的研究具有启发性意义。城市外交实践研究的成果还包括阿尔内·穆施 (Arne Musch) 等主编的《城市外交：地方政府在冲突预防、和平建立和冲突后重建中的作用》⁴，阐述了地方政府介入国际事务的国际法基础，荷兰的城市外交运动及克罗地亚东部地方政府的和平构建行动等问题，并以“争取和平城市联盟”为例论述了城市外交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全球治理领域的城市外交研究如米歇尔·阿库托 (Michèle Acuto) 的《全球治理中的城市领导》⁵，该文总结了城市领导人在制度推广、自主外交、规范调节及日常国际事务上等发挥的作用，认为市长能在气候变化及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治理领域的有效应对上发挥重要作用。阿库托的《全球城市，治理，外交：城市联系》⁶ 阐述了全球城市作为全球化中枢及外交事务行为体所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通过城市气候变化领导小组 (Cities Climate Leadership Group, C40) 的案例研

1 ArnauGutiérrez-Camps, Local Efforts and Global Impacts: A City-Diplomacy Initiative on Decentralisation, Vol.21, 2013.

2 S.H. Zarghani, M. J. Ranjkesh, and M. Eskandaran, City Diplomacy,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Cities as the New Acto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rban - Regional Studies and Research Journal, Vol.5, 2014.

3 Michele Acuto, World Politics by Other Means? London, City Diplomacy and the Olympics, 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 Vol.8, 2013.

4 Arne Musch ed., City Diplomacy: 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conflictprevention, peacebuilding and post-conflictreconstruction, VNG International, 2008.

5 MichèleAcuto, City Leadership in Global Governance, Global Governance, Vol.19,2013.

6 MichèleAcuto, Global Cities, Governance and Diplomacy: The Urban Link, London: Routledge, 2013.

究论证了全球城市在全球治理中的潜力，认为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城市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四)

中国城市的 城市外交

杨勇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城市外交——以广州为个案的研究》¹，该文论述了广州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及其国际化战略，认为它们是广州进行城市外交的现实需求；总结了广州城市外交的主要途径如友好城市、外国驻广州领事馆等，认为广州城市外交具有制度化、长期性和计划性的特点；描述了广州的民间外交和应急外交，提出了对广州城市外交的启示和建议。谢樱的《上海城市外交研究》²归纳了上海城市外交的特点，即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以经济发展为导向，以文化交流为辅线；总结了上海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即国际友好城市、参与城市间合作组织、举办国际性博览会等，分析了上海城市外交在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家总体外交、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探讨了上海城市外交存在的问题，即受总体外交约束、与其他国际城市存在经济差距、国际化要素缺乏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思考与建议。此外，某一城市的城市外交研究成果还包括徐琨琳的《广州城市外交》、贺耀芳的《北京城市外交实践研究》及孙赔君的《武汉城市外交研究》等。杨勇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城市外交：以广州为视角》³论述了城市在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性以及城市外交的基本特征，回顾了广州城市外交的历史与现实，总结了广州城市外交的实践。韩方明主编的《城市外交：中国实践与外国经验》⁴一书论述了广州、大连、西宁等中国城市的外交实践和伦敦、巴黎及阿姆斯特丹等城市的城市外交经验，展示了目前中外城市外交的最新成果。

除了研究具体城市的国际化实践，还有一部分研究分析了中国的城市的友好城市外交。

国内的友好城市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五类，即对外国某一城市的友好城市研究、国内某一城市的友好城市研究、中国与某一缔约国的友好城

1 杨勇：《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城市外交——以广州为个案的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2 谢樱：《上海城市外交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3 杨勇：《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城市外交：以广州为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

4 韩方明编著：《城市外交：中国实践与外国经验》，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

市研究、中国友好城市发展历史研究。对国外某一城市的友好城市研究如周萍萍的《日本东京都城市外交的特点——以友好城市交流为例》¹，该文划分了东京都缔结友好城市的三个阶段，归纳了东京都与友好城市侧重行政交流、以教育和文化交流为基本形式、经济交流薄弱的特点，认为其与欧美的友好城市交流带有较重的政治和经济色彩，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城市交流则以技术和文化输出为主要形式。

国内某一城市的友好城市研究如李静的《菏泽市国际友好城市交流研究》²，该文阐述了地方政府开展国际友好城市交流所带有的从属性、政府性及地方性特点，归纳了国际友好城市交流的政治、经济、文化方式及相应作用，分析了国际友好城市进行交流的动力及影响友好城市缔结的原因；之后以菏泽市为例，总结了友好城市交流的类型及获益，得出了菏泽市友好城市交流面临友好城市数量少、交流发展不平衡、实质性交流缺乏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此外，国内某一城市的友好城市研究还有吴沙的《国际友好城市交流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于丽的《泰安市友好城市工作浅析》及王燕的《池州市国际友好城市工作研究》等。

中国与某一缔结国的友好城市研究如冒皎皎的《中美友好城市发展现状研究》³，该文认为中美友好城市关系会受到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中美友好城市多分布在美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州；受到地理位置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中国西部的美国友好城市数量少；中国与美国的友好城市交流领域广泛，以官方交往及文化交往为主，科学技术交往贫乏；中国与美国的友好城市交流不仅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还可以缓冲中美矛盾等作用。该类的研究成果还有龚毅的《上海与日本友好城市交往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分析》、于丽的《泰安市友好城市工作浅析》、吴晓芳的《中日友好城市交流研究》、郑如娜的《浅谈中日韩城市外交》、刘赛力的《进一步发挥友好城市在中韩各领域深入合作的平台作用》、贾伶的《中阿友好城市发展的现状及前景分析》、张秋生和张荣苏的《关于中国国际友好城市问题的探讨——以中澳友好省州/城市为例》及程永明的《中日友好城市的交往及其作用——以天津与神户

1 周萍萍：《日本东京都城市外交的特点——以友好城市交流为例》，载《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8期，第49—57页。

2 李静：《菏泽市国际友好城市交流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3 冒皎皎：《中美友好城市发展现状研究》，外交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的友好交流为例》等。

中国友好城市发展历史研究如吴晓征的《中国友好城市的时空间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探究》¹，该文以1973年到2011年已与国外城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的中国城市为研究对象，认为这些城市的分布呈现出“东多西少”、省际差异大的特征，经济因素逐渐取代历史文化因素成为中国城市选择友好城市的主要动力；文章还分析了中国城市的友好城市在空间上的分布：亚洲最多，大洋洲和非洲分布较少，欧洲分布广泛，与美洲的友好城市集中在美国。

中国与他国城市外交研究如黄建达的《新时期（1979-2010）中美城市外交问题初探》²，该文认为中美城市外交既受制于国家间关系变化又相对独立，能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及友好城市自身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中美城市外交进程与中国对外开放布局高度相关，两国城市外交专注于“低级政治”领域；文章还分析了中国对美城市外交存在的财政投入不足、宣传力不到位等问题，并据此提出了建议与思考。

1 吴晓征：《中国友好城市的时空间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探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2 黄建达：《新时期（1979-2010）中美城市外交问题初探》，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二

城市相关指数综述

从研究内容上看,目前对城市的排名内容多样,涵盖了可持续发展、全球治理、机会、宜居、创新、竞争力和幸福感等领域。这些指标中并没有聚焦中国城市对外交往的研究。唯一较相关的研究是关于全球化和国际化都市的排名,如这类排名集中于具有成为世界城市发展潜力的排名,如全球化竞争力指数、全球化城市指数等。从排名的对象上看,这类指标大部分的排名对象都是各国的体量和影响力较大的城市。指标把纽约、巴黎等国际大都市作为标杆,量化测量中国大都市与它的差距,没有系统化地评价中国城市的国际化排名的指数。从指标的构建上看,研究都围绕自己对中心概念和相关理论体系的理解来对指标进行操作化。对一些热门的概念如“世界城市”、“国际大都市”等的排名都涵盖了公认的几项重要指标,并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调整和增加其他指标。指标的数量大至近两百多项,少至十几项。指标的构建是个动态的过程。伴随对概念理解的和对客观世界的变化而不断演进,相关的指标也随之动态改变。从对指数本质的认识上看,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排名具有指导作用,是研究团队对某个概念的建构。指标本身已经表达了研究者对概念的认识和解决相关问题方法的意见。例如,关于国际大都市指标体系的各项指标本身已经间接地表达研究团队对国际大都市所需要具备的具体功能的理解。另一种对排名的认识则集中于描述性作用,认为排名是对指标的比较客观的量化测量。研究的不同理解取向影响对指数的解读。目前国内学界对城市外交的研究仍属于新兴领域,总体上缺乏对中国城市外交的定量、科学、全面比较性研究。

(一)

经济学人智库的“亚洲绿色城市指数”

西门子和经济学人智库（EIU）于 2011 年发布了“亚洲绿色城市指数”，旨在衡量和评估 22 座亚洲城市的环境绩效。被评估的 22 座城市是：曼谷、北京、班加罗尔、德里、广州、河内、香港、雅加达、卡拉奇、加尔各答、吉隆坡、马尼拉、孟买、南京、大阪、首尔、上海、新加坡、台北、东京、武汉、横滨。

“亚洲绿色城市指数”从八个方面对城市进行了打分——能源供应和二氧化碳排放、建筑和土地使用、交通、垃圾、水资源、卫生、空气质量和环境治理，共 29 个独立指标，其中量化指标 14 个，主要衡量城市目前的绩效，如城市的耗水量或垃圾生成量；15 个定性指标评估政策和计划，如城市为减轻能源消耗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所做的努力、公共建筑工程的绿色标准等。

量化指标都以零到十分进行打分，表现最好的城市可以获得十分，表现最差的城市获得零分。在某些情况下引入了合理的基准值，以防止异常值影响分值分布的准确性。此时会根据上限或下限、或基于这两者给城市打分。比如，“废水处理”指标采用的是 10% 的下限标准，所有低于该水平的城市都只能获得零分。

定性指标也通过零到十分进行打分，满足标准的城市将能获得十分。对于那些旨在衡量是否在某些领域实施了政策规定的定性指标，如对城市扩张的抑制，会对城市实施这些政策的效率进行评级。

指数由所有基本指标的总分组成。首先应合计各个类别的分数，然后再据此计算出总分数。在合计各个类别的总分时，各个基本指标的权重一样，分数被换算成 0 到 100 分。为了计算总的结果，各个类别的得分分配了相同的权重，使得所有类别的重要性一致。从本质上来说，“指数”是所有类别得分的总和，采用百分制。最后，不管是各个类别的结果还是总的结果都会被分成五个区间。

在过去五年中，亚洲每年的城市人口增幅达 3700 万，相当于每天增加 100000 多人。在当前世界人口最稠密的 10 个城市中，亚洲就占了七个。麦肯锡公司预测，到 2025 年，仅在中国，百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就能达到 221 个，目前欧洲只有 25 个这样的城市。“亚洲绿色

城市指数”遴选的 22 个城市是最重要的亚洲城市，包括首都、省会以及一些具备相当规模和重要性的商业中心。”为了提高指数的可信度和可比较性，这些城市都是独立挑选出来的，而不是应各市政府的要求而被纳入本研究项目的。同时，该指数的评估方法也由经济学人智库与全世界一流的城市专家——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以及由亚洲地区地方管理机构组成的非政府组织亚太城市间合作网络（CITYNET）的专家共同开发制定。

尽管 22 个城市都属于首都或商业中心，但由于亚洲城市发展水平差异性大。因此，EIU 专家们试图描绘亚洲城市绿化程度的宏观背景和规律。在“亚洲绿色城市指数”中，人均 GDP 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与 2009 年欧洲绿色城市指数一样密切。比如，新加坡在指数评估中处于领先，综合成绩远高于平均水平，而从经济实力来看，它排名第四，人均 GDP 为 36500 美元。因此，它有实力建设采用尖端技术的水处理工厂、垃圾焚烧发电厂，并对交通系统进行大规模的投资。

尽管经济快速发展、城市日渐繁荣，本身也会对环境、能源带来严峻挑战，如碳排放量过高、过度地消耗水资源、产生大量垃圾等。但亚洲城市却演绎出了另一个特征，即收入较高的城市并不一定会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消耗较多的资源。“亚洲绿色城市指数”指出，在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前，资源的消耗量会随着人均 GDP 稳步增加。但当收入超过一定水平时——约 20000 美元/人，碳排放量、耗水量以及垃圾生成量将不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平均消耗量会下降。例如，亚洲 6 个高收入城市（人均 GDP 超过 29000 美元）的平均垃圾生成量为 382 千克/人/年，这比所研究城市的平均水平 375 千克高出 7 千克，远远低于 5 个中等收入城市的平均水平 598 千克（人均 GDP 在 10000 到 25000 美元之间）。

就水资源的消耗量和碳排放而言，这一理论同样适用，6 个收入最高的城市每人每年平均排放 5.8 吨二氧化碳，而所研究城市的总体平均水平为 4.6 吨。然而，在五个中等收入城市，每人每年会平均排放 7.6 吨二氧化碳。究其原因，其实是有几个潜在的因素在起作用。在收入最高的城市中，产业模式向服务性行业的过渡对二氧化碳减排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高水平的基础设施降低了耗水量。。

当然，经济水平与环境绩效也不是硬性对应，EIU 专家们也发现，收入较低的城市不一定非得等到变得富裕，才能执行可持续发展政策和形成可持续发展观念的现象。如印度德里属人均 GDP 最低的城市之一，约 2000 美元，然而，它的总体成绩还是达到了平均水平。在垃圾方面，德里的表现尤其良好，获得了高于平均水平的好成绩，如人均垃圾生成量会如此之少——147 千克 / 年。

纳入“亚洲绿色城市指数”研究的中国大陆城市有五个，即北京、广州、南京、上海和武汉。从调研结论上看，其在能源供应和二氧化碳排放方面的得分比较弱。如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前列，分别为 8.2 吨、9.2 吨、9.2 吨，而亚洲 22 个城市平均水平是 4.6 吨。此外，在所调查的城市中，这 5 个城市在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氮以及二氧化硫含量方面的成绩也处于较低水平。尽管这 5 个城市在能源和空气质量方面的量化指标低于和远低于平均水平，但是它们还是获得了平均水平的总体成绩。

(二)

城市中国研究计划的“城市可持续性发展指数”

“城市可持续性发展指数”是由哥伦比亚大学、清华大学、麦肯锡公司联合创办的非营利性组织——“城市中国研究计划 (UCI)”于 2010 年建立并发布的。该指数是首个专为中国城市设计的城市发展评价工具。尽管制作者认为可以适用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但它所包含的指标是根据中国城市的发展水平和中国特有的数据约束量身定制。其创建目的是评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是如何应对环境的持续性和经济增长之间平衡的挑战，并为比较中国城市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所处位置提供完善的事实依据，设计目的在于衡量中国城市在一系列可行性层面的相对表现。“城市可持续性发展指数”的研究对象是“十一五规划”中要加强环保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重点城市”。

2010 年的“城市可持续性指数”包括 5 个方面的 18 个指标，评估了城市的环境可持续性以及管理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所需的服务水平和各城市的资源充足性。2011 年的“城市可持续性发展指数”在 2010 年版本上有所改进，明确了该指数对于可持续性的定义是改善人民生活但

不危害环境和耗尽资源的经济增长。为了衡量此种可持续性，该指数框架包括社会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环境可持续性和资源可持续性四大类别。

2011年的“城市可持续性发展指数”计算各个城市整体指数的分值包括：收集并转化原始数据，使之对应城市所取得的成就；根据指数的最小和最大值，对各个指数的数据进行1到10的标准化处理；在某些情况下，去除奇异点；对框架内的每个类别赋予相同的权重，根据标准化数据的加权平均值计算各个城市的指数分值。

(三)

美国的“可持续发展社区综合指标体系”

以“西雅图可持续发展社区指标体系”为代表的美国“可持续发展社区综合指标体系”，是美国国家环保局可持续生态系统和社区部联合马萨诸塞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于1995年推出的一套可持续发展社区综合指标体系，共包括经济、教育、环境、政府、健康、居住、人口、公共安全、娱乐、资源利用、社会、人类等共104项指标。经济类包括：商业指标，儿童指标，人种多样性指标，就业多样性指标，财政指标，收入指标，资源利用指标，零售指标，旅游指标，交通运输指标等10项；环境类包括空气指标，公众环保意识指标，生物多样性指标，鱼类指标，全球指标，地下水指标，人类指标，土地利用指标，土壤指标，地表水指标，湿地指标等11项；社会类包括滥用指标，儿童指标，沟通指标，文化指标，多样性指标，识字指标，心理健康指标，怀孕/出生指标，志愿者指标等9项。该指标体系成功用于美国的多个城市以及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西雅图可持续发展社区指标体系”（2008年更新版）。

“可持续西雅图”指标体系没有加权汇总，无权重，主要以坐标图或表格形式呈现，并按照可持续性增加，可持续性减退，可持续性不变或无明显趋势，未知/数据不足四档进行总结评价。“西雅图可持续发展社区指标体系”是世界上第一个有明确可持续性目标的社区生活质量指标。该指标作为“先驱者”，成为随后许多社区指标建立的重要参考。

“西雅图可持续发展社区指标体系”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①通

过报纸和电台等地方媒体公布指标体系的即时信息，以利于公众对本地的可持续发展进程的了解和监督；②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加强政府对长远利益的关注；③在私人企业制定经济决策时，帮助它们从更宏观的视角来分析其决策对城市未来的影响；④对青少年进行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树立其可持续发展的理念；⑤为民间非政府组织之间在可持续发展领域中的广泛合作提供平台，鼓励公众参与；⑥影响或改变个人各种不可持续的生活习惯。

(四)

世界银行的 “全球城市指标”

“全球城市指标”（Global City Indicators）项目由世界银行城市局牵头，全球城市指标机构（GCIF）负责执行。该指标包括城市服务（City Services）和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两大类，涵盖了城市管理领域共 20 项主题，对各项城市服务和生活质量因素进行衡量。城市服务包括由城市政府和其他实体提供的服务，具体涵盖了教育、财政、娱乐、行政能力、能源、交通、污水、消防与突发事件应对、健康、安全、固体废弃物、城市规划、供水等 13 项主题。生活质量包括促进总体生活质量提高的关键因素，但政府对这些因素的直接控制很少，具体涵盖了公众参与、经济、住房、文化、环境、社会公平、技术与创新等 7 项主题。有关这些主题的城市表现由一系列指标衡量。指标筛选程序非常严格，以确保其清晰、妥善界定、明确、简单、便于理解的特点。

“全球城市指标”项目采用的是“由下至上”方式，即指标由各城市自己制定，且能反应其需求和利益，因而便于城市自行评估、公布并提高其绩效，通过应用指标和基于网络的关联数据库促进能力建设及各城市之间分享最佳做法。项目要求执行指标监测、公开、审核和修改程序，鼓励全球参与城市协调并共享其指标项目的成果及在城市服务和生活质量方面的产出。每个参与城市负责其指标的录入和更新工作。网站也可促进知识共享，推动制定新的完善指标或指数，以应对新问题。要求其组织帮助制定一些关键指数，如能源总用量和城市竞争力指数等。

对于城市决策者而言，该指标能够将信息形成一种可以使用的模式，通过比较、评估和预测为决策者提供帮助。不仅能在对政策实施的评估

过程中进行回顾总结，还可以为未来的政策制定提供有用支持。

对于居民而言，该指标使得决策制定过程更为透明，更加鼓励居民加入到城市管理中，有助于提高公民对于决策和政治的参与度。

(五)

联合国人居署的 “城市指标项目”与“城市 发展指数”

联合国人居署的“城市指标项目”（Urban Indicators Program）主要用来监测与评价全球城市“人居议程”和“千年发展目标”的实施进展状况。该项目开发了包括“城市发展指数”（City Development Index, CDI）在内的数个城市发展水平评价指标，构建了全球多个城市参与的信息监测与收集网络，形成了功能较为强大的城市数据库系统。

联合国人居署的“城市指标”（Urban Indicators）于1993年启动。该指标最初实施的目的是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目标服务的，通过城市指标获得城市的重要信息，监测城市主要领域的发展以及实现相应政策目标。其后提出了“城市发展指数”（CDI），用以监测和评价各城市发展水平及《人居议程》实施的情况，并给出城市发展水平的排名。

联合国人居署当前的“城市指标”共包括43个指标（其中21个定量指标、13个泛义指标和9个定性指标），这套指标对应着《人居议程》在住房、社会发展与消除贫困、环境管理、经济发展、城市治理等5个方面的19项发展目标，以及对应着“千年发展目标”下改善贫民窟居民生活的1项发展目标。真正应用于城市发展水平排名的是“城市发展指数”（CDI）。CDI基于基础设施、废弃物处置、健康、教育、城市产值这五个方面的分项指数，对城市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收集到的数据必须是能够得到的最准确的数据、最新的数据，并得以充分的证实。“城市指标”的数据分为“硬”数据和“软”数据两类。“硬”数据即需要收集但又不一定都能毫无困难地收集到的数据，“软”数据即间接的证据或专家们提出的有充分根据的意见。

相比于许多城市层面的指标评价体系，联合国人居署“城市指标”的应用更为广泛。借助于互联网上开放性的UrbanInfo工具，不同用户可以利用城市指标数据库，进行不同目的的城市指标比较、展示和分析。

联合国等各种国际组织和机构，也将“城市指标”及其数据库系统，应用于全球主要城市发展水平及人居议程实施状况的监测与评估工作。

(六)

未来论坛的 “英国可持续 城市指数”

“英国可持续城市指数 (Sustainable Cities Index)”由英国非营利性环保组织“未来论坛 (The Forum for the Future)”于2007年起建立，它考察了社会、经济和环境各方面的表现，囊括了13种具体指标，对城市环境、生活品质以及未来保障这三方面进行了评价。从2007年起，“英国可持续城市指数”通过严谨的动态数据比较，每年跟踪英国20个最大的城市在可持续发展上的进步。该指数旨在通过城市间排名突出城市的成就和奖励，鼓励良性竞争，同时也帮助这些城市和居住在其中的人们全面减少环境影响，提高生活质量，走上更可持续的道路，对未来的挑战作好准备。

“英国可持续城市指数”就每个城市每项指标的具体表现，将20个城市从高到低进行排名，其得分从20分开始依次递减至1分，1代表该方面表现最差，20代表最好。如果出现并列情况，则两个城市的得分按照相邻两个位次对应的得分的平均值计算。例如，第19名和第20名得分分别为18和17，则第19名的得分按 $(18+17)/2=17.5$ 计算。随后，按照城市环境、生活品质以及未来保障这三方面，将分指标排名相加得到3个大类的分数。最后每个城市将此三大类得分相加，例如，第1名得分为20，第20名得分为1分。并列第3名得分17.5，并列第5名得分为15.5。假设城市环境方面有三项指标A,B,C，城市x的三项指标的得分分别为：8、15、5.5，则城市x在城市环境方面的得分为： $8+15+5.5=28.5$ 。按总分进行最终的综合排名。该指数计算时均为简单相加，不考虑权重（或者说指标权重相等）

从2007年起，“英国可持续城市指数”以年度报告的形式发布，记录和比较了英国20个最大的城市的可持续性。这一指数的发布为城市当局指出了可持续性改进的领域，并提供了可参照的框架，切实激励了城市间的良性竞争和可持续水平的整体提升。澳大利亚保护基金会也利用这套方法编制了澳大利亚城市可持续指数，用以评价澳大利亚主要城市的可持续性。

(七)

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

全球城市竞争力项目（GUCP）始于 2005 年，由美国巴克内尔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等全球多国研究机构学者组成的团队共同开展，已连续四次发表《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双年度）。全球城市竞争力项目的最新研究报告《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1～2012）》所采用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包括全球城市竞争力产出指标体系、全球城市竞争力要素指标体系和全球城市竞争力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

产出指标体系由绿色 GDP 规模、人均 GDP、地均 GDP、GDP 增长、专利申请、跨国公司指数 6 个指标构成，最终生成城市综合竞争力指数。要素环境指标体系由企业本体、当地要素、当地需求、基础设施、内部环境、公共制度和全球联系 7 个一级指标（包括 52 个二级指标）构成，最终合成为城市要素环境竞争力指数。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是在 2009 到 2010 年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改进，并考察城市的产业层次和城市 22 个产业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通过非线性加权得到，主要体现为产业层次、产业结构 2 个指标。最终将产业层次和产业结构非线性加权，得到城市产业竞争力指数。

全球城市竞争力产出指标体系采用非线性加权综合法来进行综合评价。全球城市竞争力要素环境指标采用简单线性平均法和非线性加权综合法进行分级合成。全球城市产业竞争力指标通过非线性加权综合法，将产业层次和产业结构非线性加权（或“乘法”合成法）得到城市产业竞争力指数。

《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1～2012）》对全球 500 个城市进行了统计分析。分析结果显示，2011~2012 年度全球城市竞争力排名前四的城市依次为：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在竞争力排前 50 的城市，北美洲、欧洲和亚洲分别占 23、16 和 9 个。在 500 个城市的样本中，中国城市共有 69 个。而进入综合竞争力 50 强的中国城市为香港（第 9 名）、台北（第 32 位）、上海（第 36 名）。

(八)

伦敦《世界城市文化报告》

《世界城市文化报告》所采用的定义分类和框架体系均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86 年的文化统计框架。该报告对目标城市选取的原则基于该城市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并保证目标城市基本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目前共选取十二个世界城市：德国柏林、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印度孟买、中国上海、美国纽约、巴西圣保罗、南非约翰内斯堡、澳大利亚悉尼、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新加坡、日本东京。这些城市基本都是其所在区域内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该报告中提出的文化统计框架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世界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及产量输出、世界城市文化消费及参与。同时，报告又将两个部分所涉及的指标重组为六大主题部分，以便于进行横向比较和研究，这六个主题包括文化遗产、文化培养、表演艺术、电影与游戏、文化人才、文化活力与文化多样性。

(九)

上海在国际绿色城市发展指标排名中的特点

国际绿色城市排名都涵盖数十种定性或定量指标，其核心内容一般覆盖人居环境指标（如空气质量、清洁卫生等）、城市绿色城市发展指标（资源循环、土地利用、产业结构、公共交通等）、以及制度建设等三个方面。

首先，上海相对较低的绿色发展指数与较高的经济指数不相匹配。根据麦肯锡城市项目和经济学人的“亚洲绿色城市指数”来看，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城市，上海的经济总量、经济增长率、跨国公司总数等指标已位居亚太区域前列，而且相应的环境基础设施等硬件水平也已居于中上。但是上海的人均 GDP、地均 GDP、能耗与碳排放强度等反映经济发展质量与经济增长绿化度的指标仍都处于下游行列，尤其是单位 GDP 能耗水平与人均碳排放量居亚洲 22 个城市之首，这反映了上海经济总量和绿色发展两方面出现严重失衡。

其次，上海人居环境指标落后于其他亚洲发达城市。在日均 NO₂ 浓度、SO₂ 浓度、PM_{2.5} 悬浮颗粒物浓度等空气质量方面，上海居于亚洲中等发达城市平均水平。在排污、公共厕所等指标方面与东京、首尔等差距较远。在居民排污服务和厕所等卫生设施占人口比例方面，首尔

和东京都已经接近 100%，而上海仍低于 80%。

再次，上海城市绿色城市发展指标普遍为平均水平。联合国人居署“城市发展指数”测算结果表明，上海“城市发展指数”在全球 162 个城市中排名 22 位；但是，如果按照“国际绿色发展指数”对全球 100 座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排名，上海仅处于第 79 位；在人均绿地面积、废水处理比例等方面，与中等收入城市（人均 GDP 在 10,000 到 25,000 美元之间）相比，上海的人均垃圾生成量是最低的，漏水率也位列倒数第二低。上海按面积平均公共交通网络数量在五个中等收入的亚洲城市中位居倒数第二，公共交通的覆盖密度仍然较低。

最后，在一些绿色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中涉及公共制度和公众参与等方面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中，上海的表现还有待改进。国际绿色发展指数中“绿色发展的政府政策支持度”这一分指标，上海仅列于 100 个国际城市的第 86 位；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中“公共制度”这一指标，上海居于全球 500 个城市的第 266 位，这说明上海在绿色城市相关制度建设方面仍显薄弱。亚洲绿色城市指数报告一方面肯定了上海市环保局的监管职责范围非常广泛，市政府在开展独立的环保立法工作方面的权力较大，但同时也指出，在让市民、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参与具有重大环境影响的项目决策过程方面，上海排名有待提高。

(十)

上海在全球城市文化指标中的排行和评价

国际文化大都市排行包括文化资源、文化历史、文化市场和文化多样性四个综合层指标：

首先，上海的国际文化大都市综合指标排名虽未进前十，但上升空间和发展潜力巨大。从对全球 100 座城市总排名的前二十位可以看出，纽约、伦敦、北京和巴黎分列前四位。而香港和上海则位于第 11 和第 14 位，上海与香港的分值相差不到 0.5 分，说明上海还是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上海在文化发展方面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其次，上海的文化资源总体优势明显，但是在音乐厅（剧院）和电影节（文化节）等具体指标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文化资源构成了城市

发展的文化基础设施，是城市文化的客观显现。相对于文化历史、文化市场和文化多样性这三个指标，上海的文化资源在前二十座城市中排名第五，在博物馆、图书馆、体育馆和美术馆数量上与前三座城市伦敦、纽约和北京相差并不明显，但是在音乐厅（剧院）和电影节（文化节）数量上则表现出明显的差距。

第三，上海的文化历史指标是发展弱项，没有进入全球城市前二十强。世界文化遗产数量、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建城历史时间和旅游景点数量构成了世界城市文化历史排行的主要指标。罗马和北京在文化历史排行中分获前两位。由于历史的原因，上海的文化历史指标并没有进入世界前二十名，相反，中国的杭州、南京、苏州、西安以及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等在历史方面非常有优势的城市，进入了国际文化大都市文化历史排行榜的前 20 位之中。

第四，上海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影响了上海文化大都市建设。评价现代大都市文化市场的繁荣程度，其中最显著的指标是其第三产业所占 GDP 比例，在繁荣的第三产业推动下，美国洛杉矶、纽约和法国巴黎分别位列国际文化大都市文化市场前三位。美国老工业城市匹兹堡，利用会展、医疗、环保等绿色经济增长点，从昔日烟城成功转型为全球宜居和文化之都，特别是在文化都市建设方面，匹兹堡从钢铁之都转变为美国艺术和休闲之都（2012 年艺术和休闲指标排名上位列全美第 20，宜居指标位居全球第 26 位）。2009 年匹兹堡承办 G20 峰会，世界主要经济体领导人纷纷赞赏匹兹堡通过第三产业转型实现文化都市建设的成功之路。

第五，在文化多样性指标中，上海的文化社团机构数、国际社区数量和外侨人口比例与排名靠前的城市存在较大差距。国际文化大都市文化多样性排行榜主要以一座城市拥有的文化社团机构数、大学数量、国际社区数量以及外侨人口比例作为指标进行分析。美国纽约和洛杉矶分列第一和第三位，英国伦敦位于第二位。纽约的文化社团机构指标和伦敦的国际社区数量指标优势明显。上海的大学数量略显优势，但是在文化社团机构数、国际社区数量和外侨人口比例方面均不及 1 分，这是上海亟待提高的文化指标。

(十一)

上海在其他全球性指标中的排行与评价

根据全球招商引资权威杂志《外国直接投资》发布的“2011-2012年度亚太十大未来城市”，上海综合排名仅次于新加坡，名列第二。在营商环境、经济潜力、经济效益、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生活质量和吸引外资战略等七项指标中，上海在经济潜力和人力资源方面居于首位。与此相呼应的是，上海尽管在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2012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报告中排名第43名，远落后于新加坡、香港、东京和首尔等亚太城市，但在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中排名第七，超过上述所有城市。在《经济学人》智库去年底发布的亚太城市购物指数排名中，上海依据硬件优势位列第三，仅落后于香港和吉隆坡。在商店、经济性、便利性、酒店和交通以及文化与气候等五大类指标中，上海在便利性上高居榜首，在酒店和交通类别中屈居第二。据《日本经济新闻》不久前公布的亚太城市魅力指数（博物馆和美术馆等文化设施、每100万人口拥有的医生数量和公共交通的便捷程度），上海在文化设施上排名第二，在轨道交通上位居第三。

从城市创新指数看，亚洲咨询公司 Solidian 近日发布了一份“亚太最具创造性城市”排行榜，上海排名靠后，仅列第14位。该报告认为，经济的高速发展阻碍了创新的动力，上海被重模仿、轻创新的文化拖了后腿。从社会民生指数看，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上海每100万人口所拥有的医生人数居亚太第五名，落后于台北、东京、香港和首尔；《经济学人》对亚太主要城市购物指数的调查显示，上海的商品价格在所有25个城市中最高；根据美国美世咨询公司2012全球城市生活质量调查，上海位列亚太地区第15位，全球第95位。从宜居环境指数看，《经济学人》智库颁布的“2012全球最宜居城市排行榜”显示，上海排名第78位，不仅落后于墨尔本、东京等亚太城市，而且落后于北京、苏州和天津等大陆城市；在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全球近1100个城市空气质量排行榜中，上海仅名列第978位。

三

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的构建

何为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明晰这一概念关键在于理顺城市对外交往活力与城市对外交往基础以及城市外交三者的区别。本文认为，城市对外交往是沟通城市对外交往基础与城市外交三者之间的中间变量。一方面，城市对外交往基础支撑着城市对外交往。所谓城市对外交往基础是指影响城市对外交往的各项资源。例如，国际化程度、可持续发展程度、竞争力程度等。既有的全球城市指标或国际化程度指标体系都可以被看成衡量城市对外交往基础的有效指标。另一方面，城市对外交往与城市外交存在着相互塑造相互影响的关系。城市外交可以被看成是城市对外交往在政治领域的投射，城市对外交往包含了城市外交，但与此同时城市外交有时也会超越城市对外交往，甚至引领城市对外交往。例如北京通过 2008 年奥运会、上海通过 2010 年世博会等城市大型外事活动，从而大力提升了城市对外交往水平。

与城市国际化程度、竞争力程度等基础性结构性变量相比，城市对外交往侧重于交往互动的进程；与城市外交这一带有具体政治目的的战略举措相比，城市对外交往更为多元，体现了城市在一般情况下与世界其他地区发生联系的实际情况。并且与城市外交聚焦政治领域不同，城市对外交往还应该聚焦于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体现其多维度的特征。



因此，城市的对外交往活力是连接城市对外交往能力与其在国际社会实际对外交往影响力的中观概念和中间变量。以往涉及城市外向性的指数大多注重城市的经济、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生活便利度、自然环境、公共交通等指标。这些因素是提高城市对外吸引力，增加城市交往体量和容量的要素，但不是城市具有交往能力的必要条件。在后发国家中，城市对外交往活力可能滞后或超强于城市本身的现状。同样，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既是城市一系列活动最后产生的效应，也是城市对外交往产生的结果。中国城市正在全球城市网络中不断升级和延伸自己的功能。与已经发展成熟的国际大都市相比，中国城市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还在不断演进中。在本研究中，我们对城市对外交往的理解如下：

第一，城市外交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其核心目标在于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国家软实力、推广国家核心价值观。同时，城市外交也是上海探索特大型国际城市治理规律的重要抓手。城市外交牵涉方方面面，既与城市的市政建设和经济发展等硬实力相关，又与城市文化、市民素质、社会活力等软实力相关。城市外交根本上是一个城市内部治理的外向辐射。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中心、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特大城市，上海的发展已经到了创新转型的重要节点。以往传统强调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而新的增长点和发展模式则需要城市将更多的资源和力量投资于城市软实力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上海发展城市外交可谓恰逢其时。对内，城市外交开展体现了处于全面改革背景下的上海锐意进取，积极改革的姿态；对外，城市外交可以体现上海城市精神，争取国际舆论、为上海和中国未来的转型打造良好的国际舆论话语体系

第二，中国城市在国际和区域合作、制度设计与建设方面的角色和作用越来越明显和重要。城市外交要求政府改变“政府无所不能”、“外交是政府的事情”等传统观念，对公民参与公共外交持积极态度，为公民参与公共外交提供指导、提供平台，加快培养一批具备外交能力的国际活动人员，推动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外交建设要求民众改变“国事与己无关”的观念，培养与他国和外国人民交往需要的各种能力理性、有序、专业地参与维护国家利益的活动。

第三，城市外交要求搭建民间对外交往的平台、拓展民间对外交往渠

道及形式，加大民间对外交往力度。充分实现外交资源共享，多管齐下，形成合力，例如鼓励各种行业协会、学会，妇联、青联、学联等走上国际舞台，使它们大胆活跃地参与国际对话，积极参与各种国际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政府需支持促进社会组织在国际上开展活动，展示城市良好的形象，扩大国际影响力。作为现代化大都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组织体现了“城市 - 社会活力”和整体市民的精神道德品质，而一个城市的国际化水平也体现在其是否拥有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社会组织上。提高众多扎根于社会组织的国际化水平和涉外交往能力已经成为中国城市提升其整体城市国际化水平的重要一环。

第四，城市的对外交往活力至少应体现在社会、文化、经贸及政治四个领域。城市在社会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体现在外籍人士居民数量、国际航班数、国际会议数、国际会展数以及城市居民持有护照数等方面；城市在文化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体现在国际艺术演出数量、市民外文水平、外国口味餐馆数量等方面；城市在经贸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体现在进出口贸易额、外资企业数量、合资企业数量、涉外税收、对外直接投资等方面；城市在政治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体现在外国政要来访人次、领事馆数量、国际组织数量、国际友城数量等方面。

(二)

指标构建

城市是信息流通、货物运输、人员交往、资金流动的节点，作为非国家行为体在国家对外交往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不断加深。每个城市由于自身的地理区位、支柱产业、资源禀赋迥异，在与国际社会交往中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层次和战略。我们认为城市对外交往的活力表现在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交往的深度、广度上。具有良好效度 (Validity) 和信度 (Reliability) 的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测量指标需涵盖社会、文化、经济与政治四个维度。国际传播是世界各国政府之间、人民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因而，国际传播的研究是一种由各国或各文化的政府和人民的传播努力所体现的一种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和互动行为。¹ 城市的对外交往是一种以城

1 Mowlana, Hami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Dubuque, IA: Kendall/Hunt, 1971.

市为主体在世界各国人民之间进行国际传播的途径。城市的对外交往活力则尤其强调各城市之间的人民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互动的行为和能力。因此，本研究的一级指标主要从这四大方面设定。活力是一个城市发展程度和城市精神的重要体现，然而，人参与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及互动行为又是城市对外交往活力的关键因素。因此，本研究的二级指标应着重考察体现人参与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及互动行为的国际性指标。考虑到数据的获得和可操作性。课题组对指标的设计如下：

1，城市在社会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

社会交往与政府之间的官方交往对应，具有民间行和自发性的特征。社会是人类各种关系的综合，城市在社会领域的对外交往能力聚焦于城市社群与外界发生的社会关系，如社区中的外籍婚姻数量、外籍居民数量等。二级指标由外籍人员居民人数、国际航班数、国际会议数、国际会展数以及城市居民持有护照数组成。

(1) 外籍人员居民人数：居住在城市的外籍人员需要与当地的居民进行常规的各方面交往。外籍人员居民数量反应了城市的对外交往的层级。

(2) 国际航班数：国际航班数量一方面由城市的地理位置的影响，另一方面亦反映城市在世界交通网络中的纽带作用。

(3) 国际会议（会展）数：国际会议和会展聚集国际专业人士、企业在城市中交流专业知识以及展示公司产品，体现各界人士与外界交流的信息和知识流量。

(4) 居民持有护照数：护照是出国的必须证件，用于比较不同城市居民出境的意愿和与外界的联系密切程度。

2，城市在文化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

根据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泰勒的定义，“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城市作为次国家主体在文化领域的交往集中在物态文化层（衣食住行）、心态文化层（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艺术作品）。具有较强文化交往能力的城市大多呈现出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的特性。衡量文化交往活力的二级指标由国际艺术演出数量、市民外文水平、外国

口味餐馆数量构成。

(1) 国际艺术演出数量：来自国外的艺术表演，包括演奏会、演唱会、话剧、舞剧等形式的演出。艺术表演的数量体现城市在文化交往中的层级。

(2) 市民外文水平：一个国家的语言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使用该语言的文化体进行交流的必要工具。市民的外文水平可以反应城市整体对外交流的能力。

(3) 外国口味餐馆数量：与外界的文化交流还可在饮食文化中得到体现，巴黎、纽约等大都市中几乎可以找到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口味的餐馆。

3, 城市在经贸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

城市之间的交往活动不同于国际层面的交往，其所涉及的领域更加具体。一般而言，一座城市的外向程度基于其经济的外向性。该城市的进出口贸易额、涉外税收和对外直接投资三项数据从资金交流角度展示了该城同外国的交往水平，而其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直接体现在该地的外企数量和合资企业数量上。这些企业的绝对数量体现了城市在经贸领域外向性的程度，企业的年度或季度的增长率体现了城市在经贸领域对外交往的活力趋势。基本而言，一所城市在经贸领域的外向性水平是同这些数据呈正相关的关系，而该城市在经贸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往往直接决定了其整体的对外交往水平。城市经贸领域交往活力二级指标由进出贸易额、外企数量、合资企业数量、涉外税收和对外直接投资等组成。

(1) 进出口贸易额：进出口贸易，又叫“国际贸易”，指跨越国境的货品和服务贸易，一般由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组成。

(2) 外企数量：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反映。作为地方税收和地方对外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城市涉外税收规模的扩大反映出地方利用外资水平的不断加强。

(3) 合资企业数量：主要指外商投资企业，即企业的全部资本是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企业的利润、风险和亏损也由外国投资者独立承担。

(4) 涉外税收：指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对外商投资企业与外国个人征收的税收。

(5) 对外直接投资：指企业以跨国经营的方式所形成的国际间资本转移。体现的是特定地区资本“走出去”的程度。

4，城市在政治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

城市与国际组织、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地方治理和其他国际事物中的互动日益频繁。城市政治交往的二级指标由领馆数量、外国领导人访问数量、国际组织数量和友城数量组成。

(1) 外国政要来访人次：外国领导人的访问次数是衡量一所城市内在吸引力的因素之一，城市的对外交往程度与高层领导来访数量呈正相关趋势。而且政府高层的访问有利于提升城市的对外交往水平。

(2) 领事馆数量：领事是一国政府经另一国政府同意或根据同另一个政府达成的协议派驻对方国家的特定城市并在一定区域内执行领事职务的政府代表。领事馆是领事代表机关，领事关系从属国家外交关系是外交关系的延伸。一个国家是否建立领事馆以及建立哪一种的领事馆通常根据该地点或地区的重要程度来决定。

(3) 国际组织数量：由于受到社团管理相关法规及其配套基础设施等限制，国内国际非政府组织数量少且分布集中。国际组织在城市的落户需要当地政府在政策和习惯配套设施的支持。另一方面，国际组织把所其在城市纳入了世界性的国际组织网络，为提供与国际社会在环境、经济和其他领域交往的平台。因此，国际组织数量能够从侧面反映城市对外交往的能力。

(4) 国际友城数量：国际友城的数量往往反映出一所城市对外交往的意愿和能力，以及对其他城市的吸引力。友城交流为加速城市国际化提供了相关的资源和借鉴，为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为开展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的途径，为城市各领域人员开展国际交流提供了便捷的渠道，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城市日益增长的对外交往需求。

图表 1：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标构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社会领域	外籍人员居民人数
	国际航班数
	国际会议（会展）数
	居民持有护照数
经贸领域	进出口贸易额
	外企数量
	合资企业数量
	涉外税收
	对外直接投资
文化领域	国际艺术演出数量
	市民外文水平
	外国口味餐馆数量
政治领域	外国政要来访人次
	领事馆数量
	国际组织数量
	国际友城数量

（三）

数据查询和计算

考虑到数据的获得和可操作性，数据来源情况如下：

1、城市在社会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

社会交往与政府之间的官方交往对应，是不带有政治色彩的民间交往。衡量社会交往活力的二级指标由外籍人员居民人数、国际航班数、国际会议数、国际会展数以及城市居民持有护照数组成。其中，外籍居住数量数据主要来自当地外事和华侨管理办公室官网，若没有相关直接数据，则以当地出入境公安局签发居住证的数量为凭证；国际航班数量根据当地大型机场的国际航线条数统计；国际会议数量主要参考国际会议发布系统，以及 2013 年国际会议报告统计；持有护照数量直接数据来源当地出入境公安局，多数是由主流媒体公布的数据；国际会展主要根据当地大型会展

场所单位公布的会展信息统计；国际艺术演出数量根据当地文化局统计数据或者大型国际艺术节数据统计。

2、城市在文化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

在文化领域具有较高对外交往活力的城市大多呈现出多元开放的特性。衡量文化交往活力的二级指标由国际艺术演出数量、市民外文水平、外国口味餐馆数量构成。国际艺术演出数量的数据大多来源于调研城市的外办网站。市民外文水平和外国口味餐馆数量两项数据通过统一工商局官方数据统计。其中，市民外文水平包含两项指标：一是当地语言类专门高等学校的数量，依照教育部门的数据进行统计；二是通过工商局“语言培训”来得到统计结果。两项指标结合得出市民外文水平数据。通过工商局数据，搜索“西餐”、“日本料理”、“韩国料理”、“东南亚菜”等关键字所得数据之和得出城市外国口味参观数量数据。

3、城市在经贸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

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城市内部和外部经济要素交互作用，加强了城市经济的外向性。城市经贸领域交往活力二级指标由进出口贸易额、外企数量、合资企业数量、涉外税收和对外直接投资等组成。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城市内部和外部经济要素交互作用，加强了城市经济的外向性。城市经贸领域交往活力二级指标由进出口贸易额、外企数量、合资企业数量、涉外税收和对外直接投资等组成。最重要的信息源是各市的年鉴，比如《北京统计年鉴 2013》，但对于某些没有公开年鉴或者没有及时年鉴的省份，比如福州，则主要从其市统计局或者相关的经贸单位（如福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中获得相关信息。

4、城市在政治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

城市与国际组织、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地方治理和其他国际事物中的互动日益频繁。城市政治交往的二级指标由领馆数量、外国领导人访问数量、国际组织数量和友城数量组成。领馆地点的选择一般采取“对等原则”，分别负责各自辖区事务。例如西南地区重镇成都，它不仅是人口稠密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更是中国长江水路运输、西南陆路运输枢纽，大量的人口聚集及便利的交通优势使得成都成为外国在华设领的第三城。除了城市的经济、人口、区域等因素外，城市对外交往的积极成都也是吸引领馆设

立的重要条件。外国领导人的访问次数是衡量一所城市内在吸引力的因素之一，城市的对外交往程度与高层领导来访数量呈正相关趋势。而且政府高层的访问有利于提升城市的对外交往水平。受到历史因素等的影响，国际组织在中国总部极少。城市政治交往的二级指标由领馆数量、外国领导人访问数量、国际组织数量和友城数量组成。领馆地点的选择一般采用“对等原则”，分别负责各自辖区事务。则主要从该市外办网站（比如福州市外侨办）或文广新闻局等获得相关信息。政治类则主要从可信性较高的网站中获得（比如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信息是从官方的网站中获取（如新华网）。

图表 2：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城市对外交往数据来源说明

北京：

维度	指标	类型	说明（来源）	标准化方法
社会	外籍居住数量	量化指标	新华网	直接数据
	国际航班数量	量化指标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直接数据
	国际会议数量	量化指标	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计数统计
	国际会展	量化指标	e 展网	计数统计
	持有护照数量	量化指标	北京统计年鉴 2013	直接数据
文化	国际艺术演出数量	量化指标	北京统计年鉴 2013	计数统计
	市民外文水平（外语学校数量）	量化指标	工商局数据	直接数据
	文化多元（有多少外国人居住社区，外国人子女学校）	量化指标	北京统计年鉴 2013	直接数据
	外国餐厅数量	量化指标	工商局数据	直接数据
经贸	进出口贸易额	质性指标	北京统计年鉴 2013	直接数据
	外企数量	量化指标	北京统计年鉴 2014	直接数据
	合资企业数量	量化指标	北京统计年鉴 2015	直接数据
	涉外税收	量化指标	北京统计年鉴 2016	直接数据
	FDI/YEAR 对外直接投资		北京统计年鉴 2017	直接数据
政治	领馆数量	量化指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专家局	直接数据
	外国领导人访问	量化指标	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计数统计
	国际组织数量	量化指标	新华网	直接数据
	友城数量	量化指标	北京统计年鉴 2013	直接数据

上海：

维度	指标	类型	说明（来源）	标准化方法
社会	外籍居住数量	量化指标	2013 年上海统计年鉴	直接数据
	国际航班数量	量化指标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会议数量	量化指标	2013 年上海年鉴	直接数据
	国际会展	量化指标	2013 年上海统计年鉴	直接数据
	持有护照数量	量化指标	2013 年上海统计年鉴	直接数据
	国际艺术演出数量	量化指标	2013 年上海统计年鉴	计数统计
文化	市民外文水平（外语学校数量）	量化指标	上海市民语言应用能力调查报告	
	文化多元（外国餐厅数量）	量化指标	工商局数据	
	进出口贸易额	质性指标	2013 年上海统计年鉴	直接数据
经贸	外企数量	量化指标	上海外商环境白皮书	直接数据
	合资企业数量	量化指标	上海外商环境白皮书	
	涉外税收	量化指标	2013 年上海统计年鉴	直接数据
	FDI/YEAR 对外直接投资		商务部	直接数据
	领馆数量	量化指标	2013 年上海年鉴	直接数据
政治	外国领导人访问	量化指标		
	国际组织数量	量化指标	联合国南南产权交易所，世界城市日协调中心	
	友城数量	量化指标	上海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直接数据

广州：

维度	指标	类型	说明（来源）	标准化方法
社会	外籍居住数量	量化指标	临时居住 192 万人，常住 2.8 万	计数统计
	国际航班数量	量化指标	广州机场	直接数据
	国际会议数量	量化指标		
	国际会展	量化指标	e 展网	计数统计
	持有护照数量	量化指标	广州统计信息网	直接数据
文化	国际艺术演出数量	量化指标	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总局	计数统计
	市民外文水平（外语学校数量）	量化指标	工商局数据	直接数据
	文化多元（有多少外国人居住社区，外国人子女学校）	量化指标		
	外国餐厅数量	量化指标	工商局数据	计数统计
经贸	进出口贸易额	质性指标	广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局	直接数据
	外企数量	量化指标		直接数据
	合资企业数量	量化指标	广州统计信息手册（2013）	直接数据
	涉外税收	量化指标		
	FDI/YEAR 对外直接投资		广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局	直接数据
政治	领馆数量	量化指标	广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直接数据
	外国领导人访问	量化指标	广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计数统计
	国际组织数量	量化指标		
	友城数量	量化指标	广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直接数据

在数据计算方面，本研究首先依每项指标对各城市按照数值递增顺序进行排序，并给予相应分数，数值越大分数越高，单项总分为 100 分。因为目前排序针对的是不同城市在不同指标上的表现差距，所以分数按照排名递增均匀分布，比如，国际会展次数为零的城市共 3 个，排名均为 1，得分为 $100/46=2.38$ ，国际会展次数为一的城市共 3 个，排名均为 4，得分为 $100/46*4=9.52$ ，以此类推。最后，按照各项指标的得分按照权重相等的条件进行总分计算，再进行综合排名。而对于各指标权重相同的排序，所有指标分为四大类：社会、文化、经贸、政治，各为 0.25。比如，社会类指标共 5 项，则每项指标的权重为 $0.2/5=0.04$ 。本研究运用了最小值 - 最大值标准化的方法。由于考察项目种类繁多，为了使数值的范围统一，并消除量纲，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采用的方法是最小值 - 最大值标准化方法。该方法是通过数值进行线性变换，使得原数据在变换后落入 [0,1] 的区间，其计算公式为：

转换后数据 = (原数据 - 极小值) / (极大值 - 极小值)

$$X' = (X - \text{Min}) / (\text{Max} - \text{Min})$$

四

对国内 46 个城市 对外交往活力指数分析结果

(一)

计算结果

根据对 46 个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的分析，其排名结果按照四类指标权重相等的计算方法得出。综合排名前十位是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杭州、天津、成都、青岛、深圳。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标在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经贸领域及政治领域分别进行排名得出的结果。社会类别按照外籍人员居民比例、国际航班数、国际会议（会展）数、居民持有护照数计算出排名前十位的城市是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南京、大连、昆明、武汉、海口；文化类别按照国际艺术演出数量、市民外文水平、留学生数量、国际游客数量、外国口味餐馆数量计算出排名位居前十位的城市是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广州、福州、武汉、深圳、成都、杭州；经贸类别按照进出口贸易额、外企数量、合资企业数量、涉外税收、对外直接投资计算出排名前十位的城市是上海、北京、天津、武汉、青岛、大连、深圳、广州、宁波、厦门；政治类别按照外国领导访问数量、领事馆数量、国际组织数量、国际友城数量计算出排名前十位的城市是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成都、南宁、重庆、昆明、武汉、厦门。以下是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的详细排名：

图表 3: 国内 46 个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综合排名

对国内 46 个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排名			
城市	排名	城市	排名
北京	1	南宁	24
上海	2	长春	25
广州	3	威海	26
武汉	4	福州	27
重庆	5	呼和浩特	28
杭州	6	合肥	29
天津	7	南昌	30
成都	8	石家庄	31
青岛	9	乌鲁木齐	32
深圳	10	郑州	33
西安	11	太原	34
昆明	12	珠海	35
大连	13	银川	36
南京	14	南通	37
厦门	15	拉萨	38
哈尔滨	16	汕头	39
宁波	17	贵阳	40
沈阳	18	湛江	41
济南	19	北海	42
烟台	20	兰州	43
海口	21	连云港	44
长沙	22	秦皇岛	45
温州	23	西宁	46

图表 4：国内 46 个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社会领域排名

对国内 46 个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社会领域排名			
城市	排名	城市	排名
北京	1	太原	25
上海	2	长春	26
广州	3	厦门	27
重庆	4	呼和浩特	28
成都	5	合肥	29
南京	6	乌鲁木齐	30
大连	7	南宁	31
昆明	8	贵阳	32
武汉	9	南昌	33
海口	10	威海	34
杭州	11	银川	35
天津	12	兰州	36
青岛	13	温州	37
西安	14	珠海	38
深圳	15	连云港	39
沈阳	16	西宁	40
郑州	17	汕头	41
济南	18	秦皇岛	42
长沙	19	湛江	43
宁波	20	福州	44
烟台	21	拉萨	45
哈尔滨	22	北海	46
石家庄	23	南通	25

图表 5: 国内 46 个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文化领域排名

对国内 46 个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文化领域排名			
城市	排名	城市	排名
北京	1	呼和浩特	24
上海	2	南京	25
重庆	3	西宁	26
天津	4	大连	27
广州	5	南昌	28
福州	6	青岛	29
武汉	7	汕头	30
深圳	8	珠海	31
成都	9	拉萨	32
杭州	10	贵阳	33
西安	11	银川	34
沈阳	12	海口	35
昆明	13	宁波	36
济南	14	秦皇岛	37
太原	15	长沙	38
合肥	16	北海	39
郑州	17	连云港	40
哈尔滨	18	南通	41
烟台	19	石家庄	42
厦门	20	湛江	43
温州	21	南宁	44
威海	22	乌鲁木齐	45
长春	23	兰州	46

图表 6：国内 46 个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经贸领域排名

对国内 46 个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经贸领域排名			
城市	排名	城市	排名
上海	1	长沙	24
北京	2	石家庄	25
天津	3	昆明	26
武汉	4	长春	27
青岛	5	湛江	28
大连	6	南昌	29
深圳	7	银川	30
广州	8	呼和浩特	31
宁波	9	珠海	32
厦门	10	济南	33
重庆	11	汕头	34
哈尔滨	12	沈阳	35
南京	13	北海	36
温州	14	兰州	37
成都	15	海口	38
西安	16	拉萨	39
乌鲁木齐	17	合肥	40
威海	18	秦皇岛	41
杭州	19	贵阳	42
南通	20	连云港	43
南宁	21	太原	44
福州	22	郑州	45
烟台	23	西宁	46

图表 7：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政治领域排名

对国内 46 个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政治领域排名			
城市	排名	城市	排名
北京	1	珠海	24
上海	2	拉萨	25
杭州	3	南昌	26
广州	4	合肥	27
成都	5	大连	28
南宁	6	呼和浩特	29
重庆	7	深圳	30
昆明	8	威海	31
武汉	9	连云港	32
厦门	10	石家庄	33
青岛	11	北海	34
西安	12	兰州	35
海口	13	南通	36
济南	14	福州	37
沈阳	15	郑州	38
长沙	16	西宁	39
哈尔滨	17	太原	40
南京	18	湛江	41
宁波	19	贵阳	42
长春	20	秦皇岛	43
天津	21	乌鲁木齐	44
烟台	22	汕头	45
温州	23	银川	46

(二)

聚类分析

通过聚类分析，本研究将中国城市对外活力按照不同城市在四个指标上的矩阵相近程度，分成如下几类：

第一类：北京、上海。这一类属于我国当前的特大型城市，又兼具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地位。故而其既有的国际化程度和对外交往资源都较多，并且这些城市居民无论是经济水平还是教育水平也在我国属于较高端一列，故而也有较强的意愿走出国门，了解世界。这一系列的主客观因素都使北京和上海成为了中国当前最具对外交往活力的两大城市。

第二类：成都、西安、昆明、广州、杭州、广州、重庆、武汉、天津、深圳。这一类城市属于城市交往活力中的二线城市，是在统计的城市中除了北京、上海之外最具有对外交往活力的城市。这一部分的城市由三个类型组成。首先是如天津、重庆这一类的直辖市。由于其重要的政治地位和近年来高速增长的经济，其也具备了较高的对外交往基础，也成为了具有较高对外交往活力的城市。其次是如成都、西安、昆明、广州、杭州、武汉等省会城市。需要注意的是从这些省会城市中可以发现既有传统的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省会如广州、杭州等，也有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省份的省会如成都、西安、昆明。这充分反映了我国城市对外交往活力的发展态势就如同我经济发展一样，呈现出了从东部向中西部辐射的波浪式效应。伴随着近年来西部大开发和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加速，我国发展格局和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和视野眼界开始出现全面的提升，并且我国基础设施的大发展和全覆盖也使得中西部地区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强对外交往活力的城市。第三，是如深圳这样毗邻香港、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非省会性城市。

第三类：宁波、青岛、哈尔滨、厦门、南京、大连、海口、长沙、南宁。这一类城市主要由东部沿海的非省会城市和一些中西部省会城市组成。这些城市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但其发展程度与之前的两类城市还有一定的区别，故而其对外交流活力属于中等区间。

第四类：烟台、长春、南昌、珠海、呼和浩特、温州、威海、沈阳、济南、太原、郑州、合肥、福州。这一类城市属于东部沿海的非省会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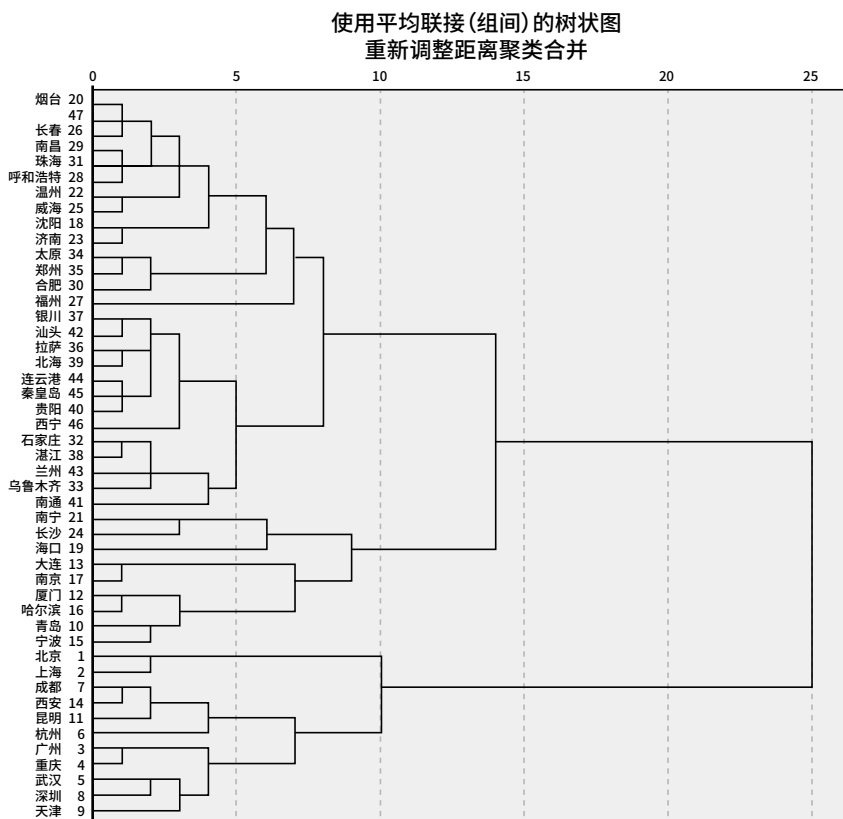
市和一部分北部或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这一部分城市近年来都遇到了经济结构转型的瓶颈期，其对外交往基础较薄弱，故而无法开展较为活跃的城市对外交往。

第五类：银川、汕头、北海、拉萨、连云港、贵阳、西宁、石家庄、湛江、乌鲁木齐、贵阳、西宁、南通、兰州。这一批城市相对而言，对外交往活力较一般。分析这些城市的构成，可以发现主要集中在西部边陲，内陆城市和东部的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由于整体发展程度不够好，故而城市整

图表 8：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与经济发展
(显示城市对外交往活力与城市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总分	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经济发展程度	0.847	0.615	0.758	0.75	0.752
R-Square	0.718	0.378	0.575	0.562	0.566
共线性诊断	1	1	1	1	1

图表 9：中国城市对外交往活力的聚类分析



体对外交流活力并不够发达。为了更进一步分析了发展程度与城市交往活力的关系，本研究还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二元回归模型，将被统计城市 2013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其对外交往活力进行回归分析，根据此分析也可清晰的看出经济发展程度是决定对外活力的关键变量。

(三)

地域比较研究

本报告也按照区域对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西北的城市进行了比较，区域城市如下：

东北：

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

华北：

北京、天津、呼和浩特、太原、石家庄、秦皇岛

华东：

上海、南京、杭州、青岛、宁波、烟台、厦门、济南、合肥、威海、温州、连云港、福州、南通

华中：

武汉、长沙、郑州、南昌

华南：

广州、海口、深圳、南宁、珠海、湛江、汕头、北海

西南：

重庆、昆明、成都、贵阳、拉萨

西北：

西安、乌鲁木齐、银川、兰州、西宁

除对调查城市整体进行分类评估外，我们还将这些城市按照东西南北¹进行了大类区分，并对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

1 **东部城市：**大连、哈尔滨、沈阳、长春、北京、天津、呼和浩特、太原、石家庄、秦皇岛、上海、杭州、南京、济南、福州、合肥、青岛、宁波、烟台、厦门、威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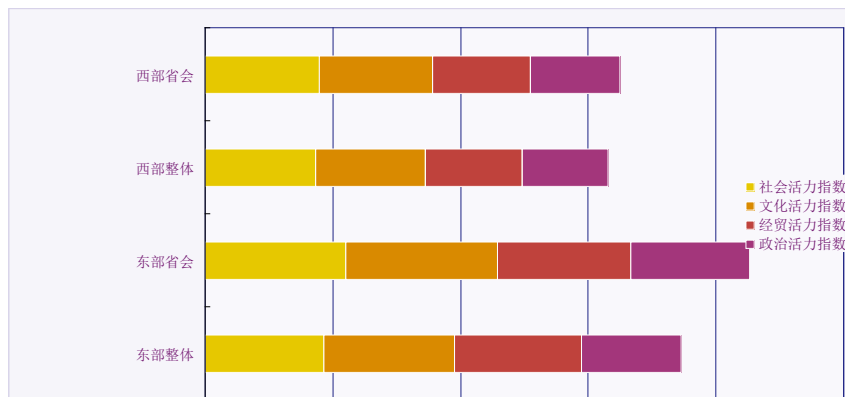
西部城市：武汉、长沙、郑州、南昌、重庆、昆明、成都、贵阳、拉萨、西安、乌鲁木齐、银川、兰州、西宁、南宁、北海

北部城市：大连、哈尔滨、沈阳、长春、北京、天津、呼和浩特、太原、石家庄、秦皇岛、西安、乌鲁木齐、银川、兰州、西宁、青岛、烟台、威海、济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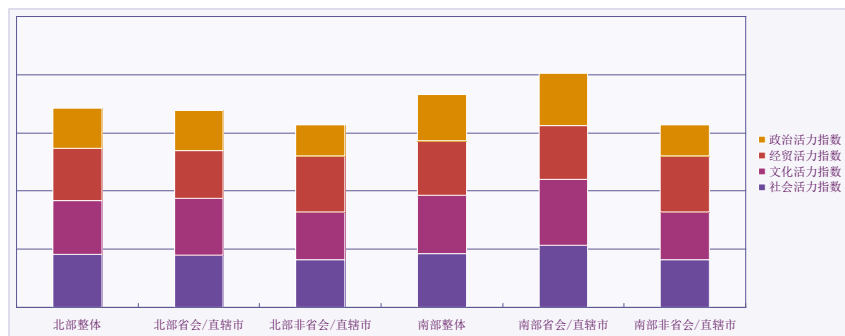
西北的城市进行了区分。并对区域间和区域内不同城市的对外活力指数进行比较研究。

为了确保比较的效度，我们除将东部西部城市整体进行比较之外，还专门将两个地区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城市拿出来进行比较。从该比较之中可以发现，东部地区的城市对外活力指数无论是在整体指标还是具体的每个分指标上都好于西部城市，这从一定程度也与我国当前“东强西弱”的发展格局相匹配，进一步反映了发展是决定城市对外交往活力的关键要素。

图表 10：西部与东部城市对外活力指数比较



图表 11：北部与南部城市对外活力指数比较



根据此表可看出，南方城市和北方城市无论在城市整体比较，还是在直辖市/省会或者非直辖市非省会专门比较上，都没有非常明显的差距。相对而言，南方城市的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略高于北方城市，但整体而言，依然没有非常明显的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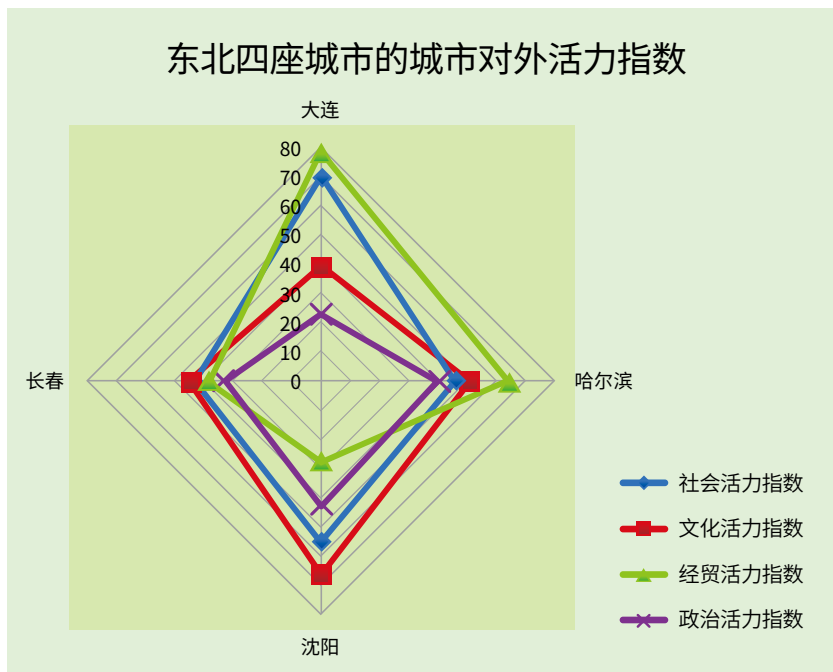
(四)

区域内城市 比较研究

在进行了东西南北跨区域比较之后，本研究还对东北、西北、华北、华南、华东、华中、西南等区域内城市对外活力指数进行了比较。

图表 12：东北四座城市的城市对外活力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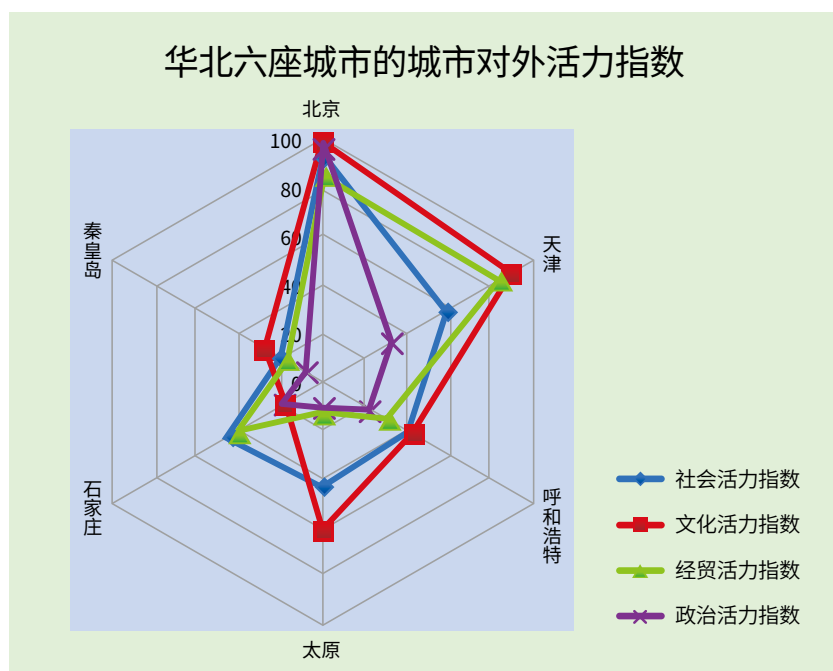
东北四座城市的城市对外活力指数				
	大连	哈尔滨	沈阳	长春
社会活力指数	69.39	46.52	55.22	43.04
文化活力指数	39.13	50.72	66.67	44.93
经贸活力指数	77.83	64.35	27.39	38.70
政治活力指数	22.83	40.22	42.93	33.15



在社会活力指数方面，大连在四座城市中排名第一，沈阳次之，哈尔滨和长春分列三、四位。在文化活力指数方面，沈阳最高，哈尔滨次之，长春和大连分列三、四位。在经贸活力指数方面，大连最高，哈尔滨次之，长春和沈阳与前两座城市具有较大差距。在政治活力指数方面，沈阳最高，哈尔滨次之，再次是长春和大连。大连在社会和经贸活力指数上排在第一位，沈阳在文化和政治活力指数上列居第一。

图表 13: 华北六座城市的城市对外活力指数

华北六座城市的城市对外活力指数						
	北京	天津	呼和浩特	太原	石家庄	秦皇岛
社会活力指数	93.48	59.13	40.43	43.04	43.04	20.00
文化活力指数	98.55	89.86	42.75	60.14	18.12	27.54
经贸活力指数	84.78	83.91	30.00	12.17	40.87	17.83
政治活力指数	98.91	32.61	22.83	10.33	17.93	7.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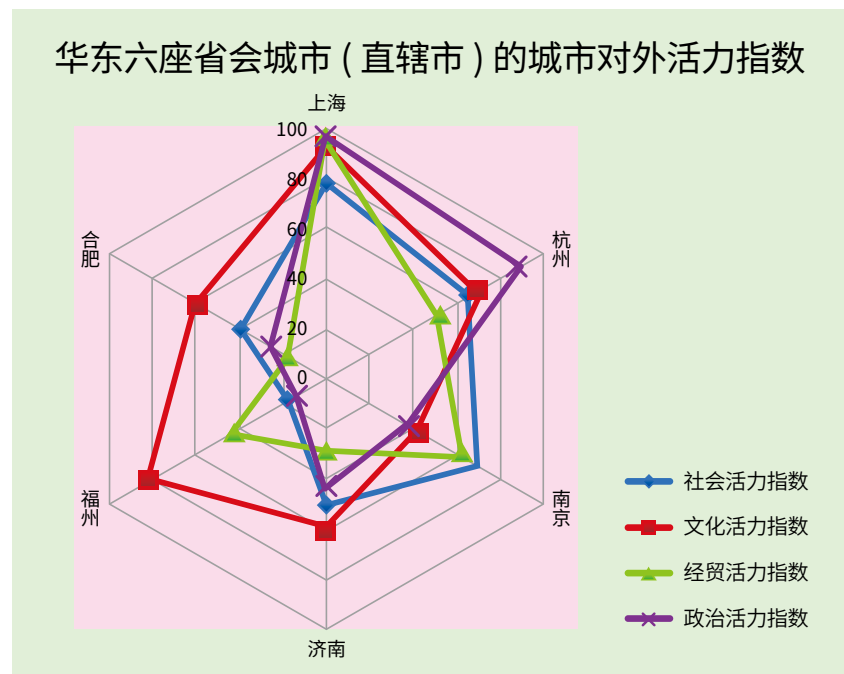


北京在社会、文化、经贸及政治活力指数上均排在华北六座城市的第一位。而天津在社会、文化、经贸及政治活力指数上均排在华北六座城市的第二位。除北京与天津外，在社会活力指数和文化活力指数上，太原高于其余三座城市；在经贸活力指数上，石家庄高于其余三座城市；在政治活力指数上，呼和浩特在六座城市中排名第三。

由于华东城市共有 14 座，所以分为省会城市（直辖市）和非省会城市进行比较。

图表 14：华东六座省会城市的城市对外活力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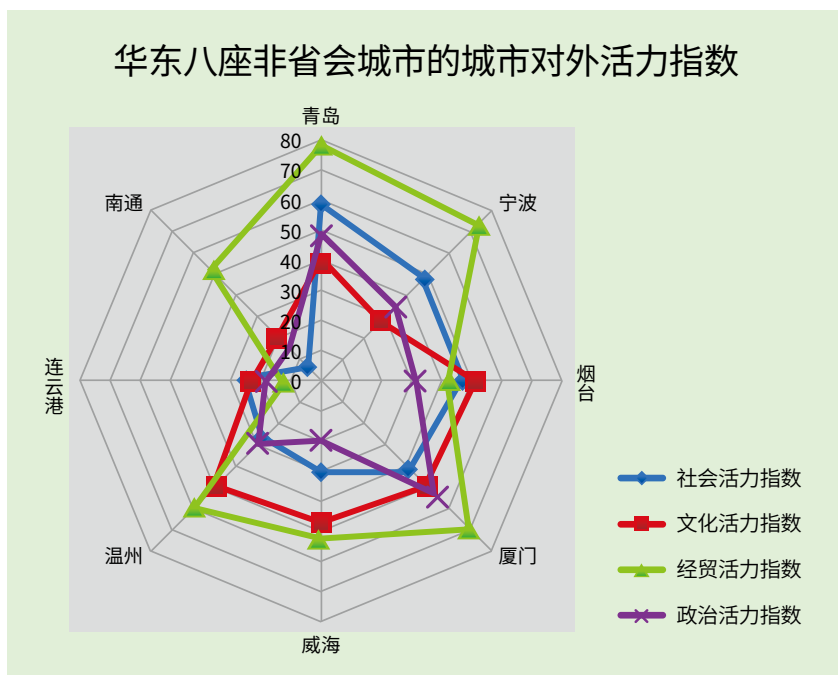
华东六座省会城市（直辖市）的城市对外活力指数						
	上海	杭州	南京	济南	福州	合肥
社会活力指数	78.26	66.09	70.00	50.87	17.83	39.13
文化活力指数	93.48	69.57	42.75	60.14	81.16	59.42
经贸活力指数	97.83	51.74	62.61	28.26	43.04	18.26
政治活力指数	96.74	88.59	38.04	42.93	14.13	25.00



在以上省会城市（直辖市）中，在社会活力指数上，上海最高，南京排在第二，杭州次之，接下来是济南、合肥和福州。在文化活力指数上，上海最高，福州排在第二位，接下来是杭州、济南、合肥和南京。在经贸活力指数上，上海仍旧最高，南京与上海有较大差距但排在第二位，其次是杭州、福州、济南和合肥。在政治活力指数上，杭州最高，上海排在第二位，其次是济南、合肥、南京。上海除了政治活力指数低于杭州，其余三项指数均在以上六座城市中排在第一，而且与第二位相比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

图表 15：华东八座非省会城市的城市对外活力指数

华东八座非省会城市的城市对外活力指数								
	青岛	宁波	烟台	厦门	威海	温州	连云港	南通
社会活力指数	58.26	47.83	46.96	41.30	30.43	27.39	24.35	6.52
文化活力指数	39.13	28.26	50.72	49.28	47.10	49.28	23.19	20.29
经贸活力指数	79.13	73.48	42.17	69.13	52.61	59.57	12.17	51.74
政治活力指数	48.37	35.33	31.52	54.98	20.11	29.89	17.93	15.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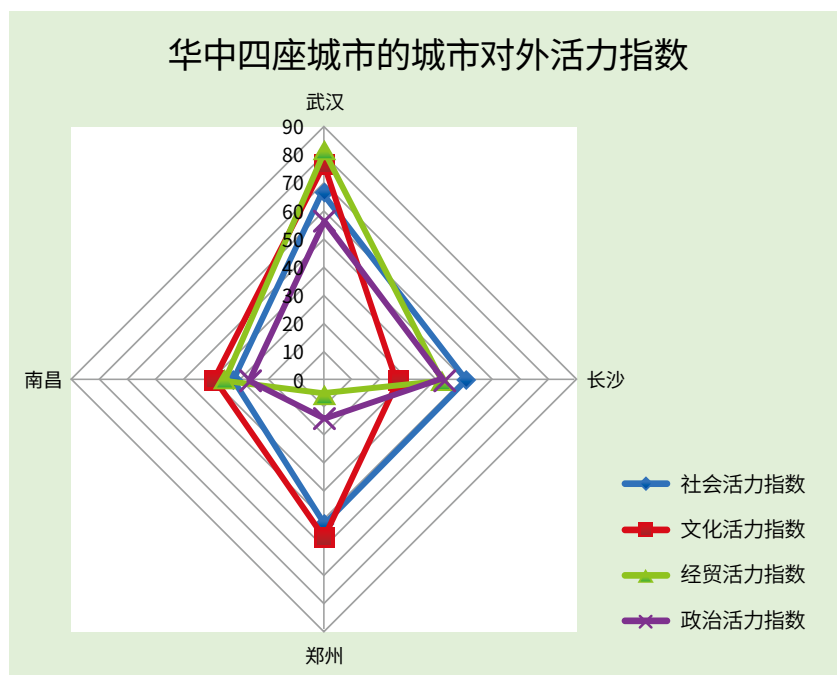


华东八座非省会城市的社会活力指数，以青岛最高，宁波次之，接下来是烟台、厦门、威海和温州，连云港和南通排在最后两位。文化活力指数上，烟台最高，厦门和温州并列第三位，威海排在第五位，接下来是青岛、宁波、连云港和南通。经贸活力指数上，青岛最高，宁波次之，厦门在第三位，温州、威海、南通分类四、五、六位，烟

台在第七位，连云港排在最后。政治活力指数上，厦门最高，青岛次之，宁波排在第三位，第四到八位是烟台、温州、威海、连云港和南通。青岛的经贸和社会活力指数最高；烟台的文化活力指数最高；厦门的政治活力指数最高。

图表 16：华中四座城市的城市对外活力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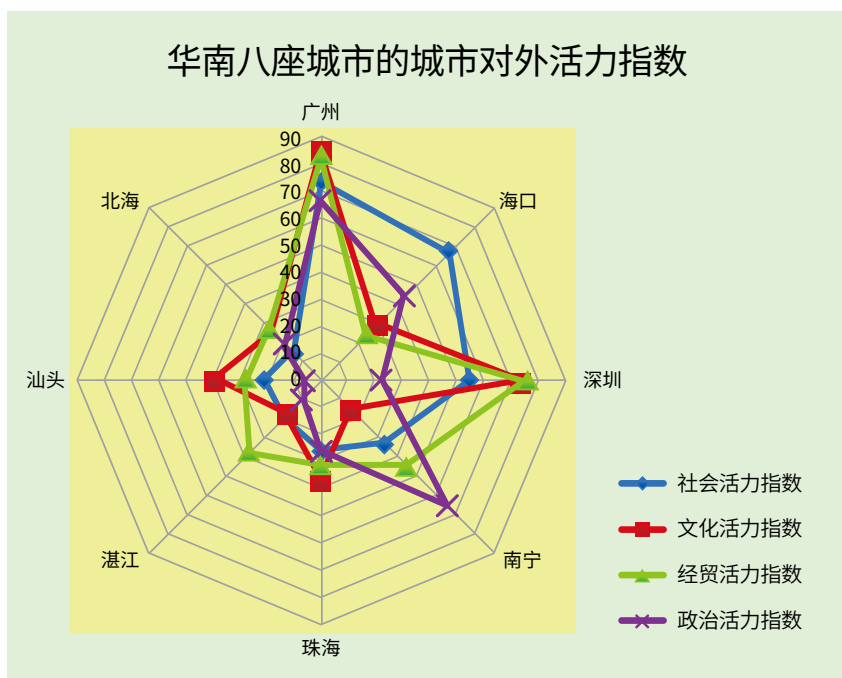
华中四座城市的城市对外活力指数				
	武汉	长沙	郑州	南昌
社会活力指数	66.69	50.43	51.30	32.17
文化活力指数	76.81	26.81	55.80	39.13
经贸活力指数	82.61	42.17	4.78	35.65
政治活力指数	56.52	42.39	14.13	26.09



武汉在四项指标上均排在第一位。长沙在社会活力指数上排在第二，郑州次之，最后是南昌。郑州在文化活力指数排在第二，南昌次之，最后是长沙。长沙在经贸活力指数排在第二，南昌次之，郑州最后，且与前面三座城市差距巨大。长沙的政治活力指数排在第二，南昌次之，郑州最后。

图表 17：华南八座城市的城市对外活力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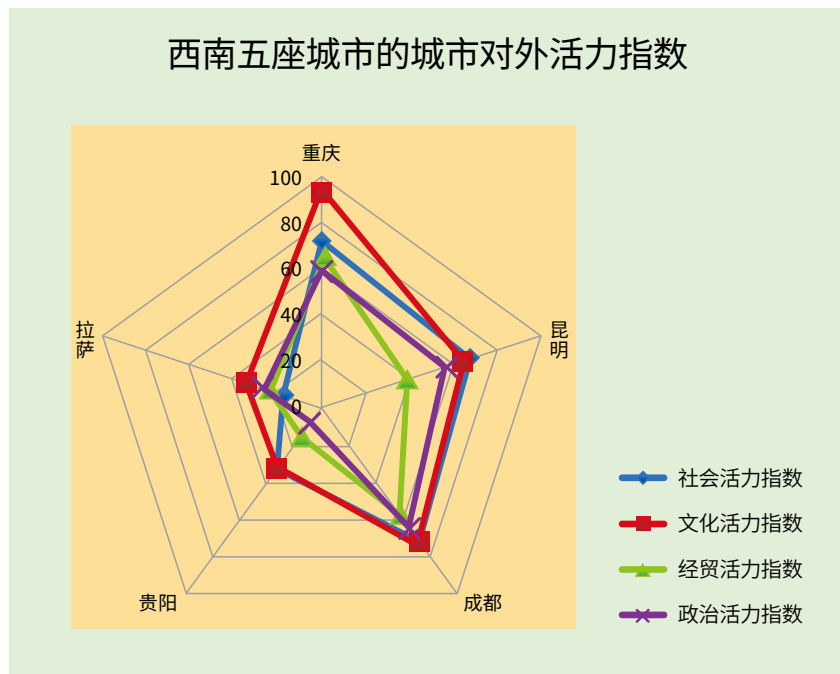
华南八座城市的城市对外活力指数								
	广州	海口	深圳	南宁	珠海	湛江	汕头	北海
社会活力指数	73.91	66.52	55.22	33.48	26.09	18.26	21.47	13.91
文化活力指数	84.78	29.71	73.91	15.94	36.96	17.39	39.13	25.36
经贸活力指数	76.52	23.48	77.39	44.78	30.00	37.39	27.39	26.96
政治活力指数	66.30	44.02	22.83	66.47	26.63	9.78	5.43	17.93



在社会活力指数上，广州最高，海口次之，深圳第三，接下来是南宁、珠海，最后三位是汕头、湛江和北海；在文化活力指数上，广州最高，深圳次之，接下来是汕头和珠海，第五位到第八位是海口、北海、湛江、南宁。经贸活力指数上，深圳最高，广州次之，南宁和湛江分列三、四位，五至八位是珠海、汕头、北海、海口。政治活力指数上，南宁最高，广州次之，接下来是海口和珠海，深圳、北海、湛江和汕头排在五到八位。

图表 18：西南五座城市的城市对外活力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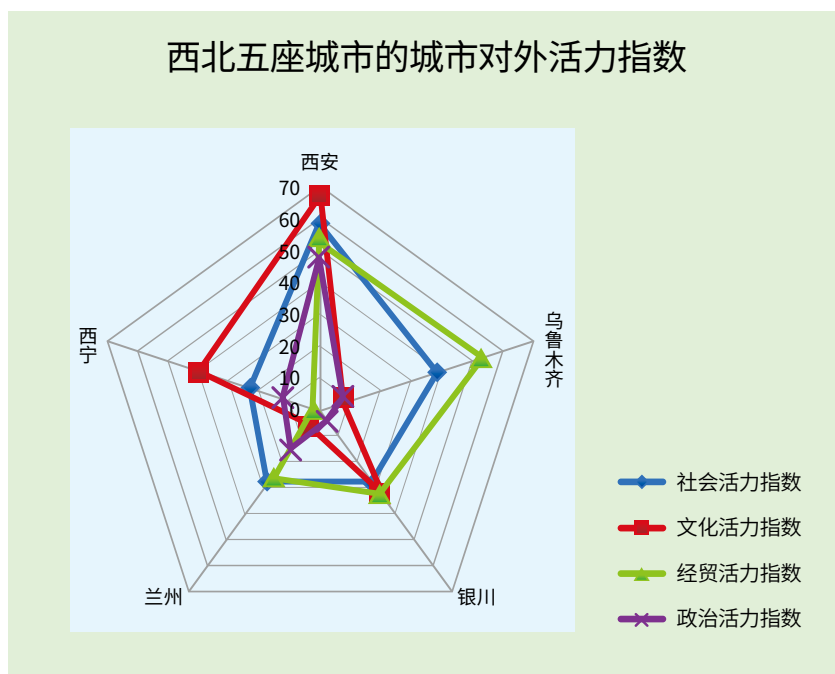
西南五座城市的城市对外活力指数					
	重庆	昆明	成都	贵阳	拉萨
社会活力指数	71.30	67.39	70.43	32.17	16.52
文化活力指数	93.48	63.77	71.74	32.61	34.06
经贸活力指数	65.65	39.57	57.39	15.65	23.04
政治活力指数	59.78	56.52	64.67	8.70	26.09



在社会活力指数上，重庆最高，成都次之，但三位是昆明，贵阳与拉萨排在四、五位，但与前三座城市有较大差距。文化活力指数上，重庆最高，成都排在第二位，昆明次之，贵阳与拉萨排在四、五位，但与前三座城市有较大差距。经贸活力指数上，重庆最高，成都次之，昆明排在第三位，拉萨与贵阳排在四、五位。在政治活力指数上，成都最高，重庆次之，昆明在重庆之后，拉萨与贵阳排在后两位，与前三座城市差距较大。

图表 19: 西北五座城市的城市对外活力指数

西北五座城市的城市对外活力指数					
	西安	乌鲁木齐	银川	兰州	西宁
社会活力指数	58.26	38.26	28.26	27.83	22.61
文化活力指数	67.39	7.97	31.88	6.52	39.86
经贸活力指数	53.91	53.04	33.04	25.65	2.17
政治活力指数	48.37	7.61	3.80	15.22	11.96



在社会活力指数上，西安最高，乌鲁木齐排在第二位，银川、兰州、西宁排在后三位。文化活力指数上，西安最高，西宁排在第二位，但与西安差距较大，银川排在第四位，乌鲁木齐和兰州排在四、五位，且与前三位有巨大差距。经贸活力指数上，西安最高，乌鲁木齐排在第二位，银川排在第三位，兰州和西宁排在四、五位，且与前三位有巨大差距。政治活力指数上，西安排在第一位，兰州排在第二，且与西安有较大差距，接下来是西宁、乌鲁木齐和银川。西安在西北五座城市中的对外交往活力指数处于领先地位且拥有较大的优势。

(五)

二级指标 相关性分析

在完成城市之间的比较之后，本研究还对城市对外活力四个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利用相关性检测的方式，可以发现这四项指标呈现出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首先，从统计学意义而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项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系数都非常高，呈现出高相关性的关系。这充分反映了这四项对外活力二级指标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其次，从系数而言，不同指标之间都呈现出较高的正向系数。这反映了对于城市对外交往活力而言，在某一领域的对外活力指数的提升对其他领域指数的提升都有促进作用；最后，在不同指标的关系之中，经济与文化的相关系数相对较低，这反映了城市经济对外交流频繁，并不一定可以迅速转化为文化的交流活力。

图表 18：西南五座城市的城市对外活力指数

		社会	文化	经济	政治
社会	Pearson 相关性	1	.649**	.614**	.748**
	显著性（双侧）		.000	.000	.000
	N	46	46	46	46
文化	Pearson 相关性	.649**	1	.482**	.581**
	显著性（双侧）	.000		.001	.000
	N	46	46	46	46
经济	Pearson 相关性	.614**	.482**	1	.624**
	显著性（双侧）	.000	.001		.000
	N	46	46	46	46
政治	Pearson 相关性	.748**	.581**	.624**	1
	显著性（双侧）	.000	.000	.000	
		46	46	46	46

** .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五

结论和政策建议

随着中国广泛参与地区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以及中国地方区域化、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中国的沿海开放城市、边疆城市、内陆城市辐射出更大的对外交往能力。中国城市在国际和区域合作、制度设计与建设方面的角色和作用越来越明显和重要。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种国际活动中，涉外事务在各级政府活动中的比重迅速上升，逐渐形成地方政府与国际社会互联、互通和互动的模式。未来，城市的竞争力不仅包括创造财富、提高收入能力，而且还包括城市对外交往力。中国各城市开展广泛的国际活动，通过在国外设立代表处或办事机构、签订国际协定、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发展跨国双边或多边联系，成为国际经济、文化、社会等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对中国城市交往活力的研究是把握我国地方参与对外交往现状，形成总体新的外交布局和布局的基础性研究。全球化重构了世界政治经济地图，刺激了错综复杂的跨国流动和全球参与浪潮的崛起。在全球资源重组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地位和角色日益凸显。据经合组织报告估算，目前已经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到2029年，城市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75%以上。¹城市成为信息流通、货物运输、人员交往、资金流动的节点。作为非国家行为体，随着对外交往自主性和主动性的增强，城市在和平构建、全球治理以及国家对外交往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不断增多。由于地理区位、支柱产业、资源禀赋加之城市自身发展定位的不同，中国城市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互动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除了配合国家总体外交进行的对外交流活动外，一些城市根据自身发展建设的需要积极主动地开展国际交往活动，拓展自身发展空间；而另一些城市在对外交往活动中较为被动，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意愿较弱。

1 转引自赵可金：《城市外交：探寻全球都市的外交角色》，《外交评论》，2013年06期，第61页。

本课题认为城市的对外交往活力是连接城市对外交往能力与其在国际社会实际对外交往影响力的中观概念和中间变量。以往涉及城市外向性的指数大多注重城市的经济、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生活便利度、自然环境、公共交通等指标。这些因素是提高城市对外吸引力，增加城市交往体量和容量的要素，但不是城市具有交往能力的必要条件。在后发国家中，城市对外交往活力的滞后或超强于城市本身的能量。

(一)

主要分析结论

第一，城市对外交往活力与城市发展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在每个子区域内的城市对外活力比较中，可以发现在每个区域城市群中，城市对外活力指数呈现出中心突出、差异悬殊、各有特色的特点。如果将城市交往活力的分类与在我国目前约定俗称的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做一个对比，可以发现城市交往活力高的城市往往集中于一线和二线中的发达城市，而城市交往活力低的城市主要集中于二线和三线城市。发展不仅仅是推动城市面貌和经济水平的核心推动力，更是调整市民思维方式，促使城市对外开放和对外交流的有效推动力。所以发展水平与城市对外交往活力密切相关。

第二，每个子区域中的城市对外活力指数呈现出中心突出、差异悬殊、各有特色的特征。所谓中心突出，是指每个区域都存在一个对外交流活力的中心。例如东北地区的大连，华南地区的广州，华东地区的上海，西北地区的西安。这些地区往往在对外交流活力上呈现出明显的领先地位，是这一地区与外部世界交流的枢纽和窗口。其次，每个区域内，不同城市之间的对外交流活力差距悬殊，例如在华北地区，北京与其临近的石家庄和太原之间的对外交流活力差距非常大，这一方面与每个城市自身的发展程度有关，但同时，中心城市在对外活力上的虹吸效应也值得关注。最后，每个城市的对外交流活力在不同方面各具特色，有的城市例如福州在经济外部活力上并不发达，但其在文化交流上却很活跃。这表明，各个城市由于其自身的特色，在对外交流中充分发挥所长，发挥特色。

第三，中国城市对外交往活力东西差距存在，但南北差距不明显。

从研究中可以发现，在东西部城市之间，对外交往活力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中间除了经济发展程度的原因外，还可以从环境和地理两方面进行解释。一方面，西部城市地理上位于内陆，缺乏东部沿海的有利环境，故而其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相对而言阻碍更多，并且从环境而言，西部地区环境普遍不及东部地区，故而环境因素也导致了許多外国机构和外国公民不愿进入此地区开展长期的业务与交流，这也从另一方面限制了此地区的对外交往活力的开展。

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总体上反映了城市的地域性、功能性和发展倾向性的区别。对此，基于联通内地与国际的传统优势、建设四个“国际中心”的客观现实与发展国际化大都市的定位，上海提升对外交往活力仍存在着较大政策空间。

(二)

政策建议

1、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标建设的建议

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要为国家对外开放大战略服务、以深化提高城市政府和社会民众对城市外交的自觉意识为目标。指数的构建实质是用量化方式回答中国城市对外交往的内涵以及衡量形式。从技术层面看，城市只要对照各项指标，努力提高各项指标分数就能提高自己的排名。因此，指数所列的各项指标为城市如何提高对外交往能力提供了软性的政策指导路径。指数的排名是我国城市对外交往地理空间的分布和地方特色的体现。同一指标下城市排名的改变，能提供对中国城市对外交往能力及时的反应，为研究城市对外交往行为提供基础性的研究支持。因此，中国城市应建立体现自己特色的城市对外活力指标体系。中国城市的城市对外活力指标体系需要体现中国城市的发展水平、功能定位、实践进程和目标实现的情况。这样才能形成具有中国城市特色的话语体系，有助于准确把握大都市发展方向、确保目标实现，为中国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指导。此外，中国城市的城市对外活力指标体现还需要与联合国和国家制定的相关指标框架相匹配，既要兼顾到国家、地区和城市的特色，又要反映中国城市的国际化倾向。因此，中国城市在不断充实城市对外活力指标建设的过程中需要贯彻 3D 原则：

活力 (dynamic) , 多元 (diversity) , 和差异 (difference) 。

2、城市对外经济交往活力建设的建议

提升中国城市对外交往活力的经济指标并不体现为经济总量的增加和经济结构的优化, 而是指提高城市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和作用, 表现为城市拥有跨国企业、国际经济评估机构、国际投融资能力、在全球生产、效率、物流、服务等环节中的中介能力。因此, 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对城市保持和增加对外交往活力也至关重要。促进城市内外贸发展方式及传统服务业转变、促进现代金融结算方式创新和物流方式升级发展的新经济发展模式, 是增强城市对外交往活力的重要抓手和主要实现方式, 也是城市在创新发展中形成新优势和新特色的途径所在。积极支持和推进平台经济的发展, 对城市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 中国城市需要充分利用网络时代的现代信息技术, 大力发展以内外交易和服务经济为目的的互联网平台建设, 如上海可以积极地促成它与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相对接, 借助于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 使它发挥出进一步扩大开放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倒逼效应, 同时积极支持平台企业进入自贸试验区, 使之成为自贸试验区内创新力最强、吸纳力和辐射力最广、交易和服务撮合力最活跃的市场微观主体, 为自贸试验区增添新的活力与动力。另外, 上海更需要以此为基础, 通过不断提升能力建设和优惠政策, 促进中国 (上海) 自贸试验区在全球贸易链中的优势地位, 并积极推广在这方面的经验, 建立上海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话语权。

3、城市对外文化交往活力建设的建议

城市对外交往的文化活力, 不仅体现为城市文化基础, 如语言、艺术、文学和硬件, 而且体现为城市文化活动, 如旅游、节日和展览等的国际化程度。

中国城市需要提高城市文化的国际包容性, 为来自全球不同的文化在此存活、生根、发展和繁荣提供富有生机的土壤。政府不仅要通过举办国际文化艺术活动为艺术家提供舞台, 而且需要提高整个社会对艺术的热爱以及鉴赏水平。中国城市政府需要为公众提供更多免费的方式享受到国内国外的优秀艺术作品, 例如, 街头艺术家是国外文化水平的多

元和包容的体现，街头艺术家需要专门的考试才能在特定的公共场所进行公共表演。中国城市需要借鉴国外对街头文化的管理经验，整顿地铁站等公共场所中的以乞讨为目的表演。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城市要注重地保护地方性知识和文化，注重中国城市本地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中国城市要用自己独特的地方文化吸引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来沪吸收中国文化的养分，形成以中国城市为中心的文化圈。中国城市应着重加强文化创新和多元文化城市建设。在创新方面，以上海为例，中国城市应通过承办格莱美奖和劳伦斯奖、提升电影节、文化节和旅游节的活动影响力等增添中国城市的文化艺术氛围，既展现中国城市国际大都会的现代风尚元素，又传承中国城市历史文化之精髓。在多元文化建设方面，中国城市应朝着宽容和多元化的社会发展，对新观点持更加开放性态度，这样既可以吸纳全球人才，又有利于创造力的迸发。提升文化场馆的数量和参与性。

因此，中国城市需要将提高城市对外交往的文化活力与城市发展的长远战略相结合。例如，尽管国际大型活动已然成为加速实施城市改造的理由，然而大型活动的后续影响需要在很长的一个时期才会完全显现出来。因此，城市领导者必须利用大型活动来满足城市长远发展的需要，大力挖掘蕴含于大型活动之中的有形与无形效益。事实上，大型活动如果离开城市发展的长远战略，其后续效应的概念差不多等于误导。换言之，大型活动的后续效应必须能够成为城市发展长远战略的组成部分，符合城市发展的总体蓝图和地区发展的长远需要。大型活动一般被视为吸引外来投资的催化剂，扩大公共投资的加速器。其最主要成果，就是推进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留下的遗产。当然，长期影响也包括一些隐形效应，比如对社会结构、文化活力、创新能力、环保意识、国际形象等所发挥的作用。

4、城市对外社会交往活力建设的建议

城市提升对外交往的社会活力，不仅体现为本市各行为体参与国际活动的程度，更体现为过激行为体参与本市活动的程度，如本市外国人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和比例等，特别是本市动员所有关键性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能力与效果。例如，国际大型活动的组织形式存在较大差异，

利益相关者也不尽相同。大型活动往往会遇到两方面的困难，一是如何确定适当的管理主体，二是要尽可能地共享所有的相关信息。负责城市举行大型国际活动的领导者，需要意识到协调国际和国内不同行为体共同努力的重要性，才能让不同部门在扮演不同角色是发挥更大作用。国际大型活动的规模预先已经决定，没有哪一个城市能够离开地区、国家甚至世界各国的帮助，独自举办如此巨大的活动项目。因此，主办方有必要公平客观地考虑各参与方，包括国际间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其中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他们都应当被视为利益相关者，通过直接或间接投资，比如资金、特定服务、税收、志愿者工作等，都拥有参与大型活动的“股份”。举办大型活动对于主办城市和国家来说，是一个重振地方经济、加快城区重建和提升国际形象的机会；对于参与者和赞助商来说，是一个展示优秀产品和发展新的合作关系的舞台；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是一个对更美好城市、更美好生活的期待。没有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关键性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大型活动不可能成功。当然，这也构成了对主办城市领导者的挑战。

因此，中国城市更需要城市管理的新思路和新途径。中国城市需要适度增加国际非政府、国际社区和外侨人口的数量和比例，走完向国际文化大都市迈进的必由之路。同时，中国城市可以利用多元文化来推进市民的多元城市气质，通过宽容和开放的气度来推动城市的多元文化，以此形成中国城市特有的城市精神。更重要的是，中国城市要提升体现人文关怀和市民的参与度，提升文化场馆的数量和参与性，重视市民在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体育馆、音乐厅剧院等文化场所活动数量和参与质量。

5、城市对外政治交往活力建设的建议

城市毕竟只是次国家行为体，政治性不强，在提升对外交往活力的过程中，消除政治因素，增添非政治因素，才可以避免一些敏感和难点话题，有利于城市对外交往的可持续性。因此，中国城市需要在积极参与外事外交的参与度的同时，增加大型国际活动的非官方性，在增加签署国际协议数量和比例的同时，提高与国际行为体签署法律文件的开放度，同时约束国际非政府组织活动的非政治性质。

目前，中国已经确定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中国梦既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同世界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中国将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各国人民更好实现自己的梦想。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将继续推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并首次将“公共外交”写入党的重要文件，指出“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加强人大、政协、地方、民间团体的对外交流，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社会基础”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上述提法呼应了近年来社会各界对公共外交问题的热议，同时也是对中央和地方公共外交实践的有力升华。

总体而言，城市提升对外交往活力不仅要具有全球视野的领导集体、全球导向的都市系统/群，全球畅通型的价值链系统等，还要有更为具体和可操作性的政策规划。国际形势的变化要求中国的城市政府进一步提升公共外交的水准和质量，使之更接近外交政策和实践的核心，成为中国政府推行和平发展外交政策的重要帮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城市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为经济塑造者、政治革新者、外交推动者和国际体系变革者，这就要求城市在拓展公共外交方面有更大的作为。因此，应鼓励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中国已与120个国家建立了1500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各个城市应在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的平台基础上，大力促进中国与其他各国城市间的友好交流活动，通过巩固和扩大“友好城市”的网络，搭建民间对外交往平台，拓展民间对外交往渠道，丰富民间对外交往形式，加大民间对外交往力度，充分实现外交资源共创、共享。



<http://www.siiis.org.cn>

195-15 Tianlin Road, Shanghai 200233, China

Tel: 86-21-54614900

Fax: 86-21-64850100

